大小宗通繹

辨定嘉靖大禮議

昏禮辨正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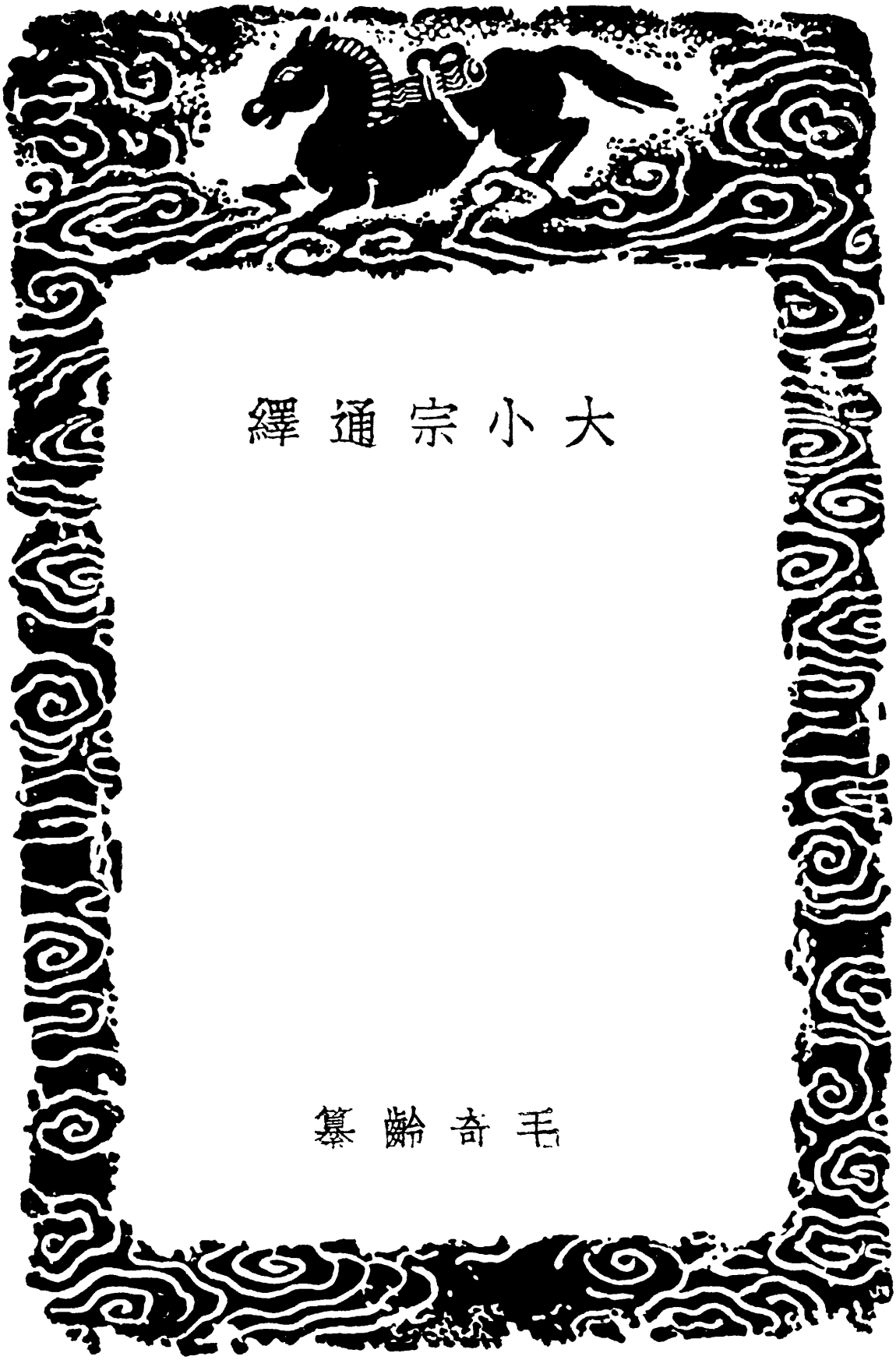
滇黔土司婚禮記

叢書集成

初編

主編者
王雲五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

大小宗通繹

毛奇齡纂

本館據藝海珠塵
本排印初編各叢
書僅有此本

大小宗通繹目錄

總論
喪服小記大傳三條
大傳
大宗小宗圖
公子有宗道圖
有宗無宗圖
遷易圖
圖論

大小宗通繹

清 毛奇齡纂

古封建之世。極重世爵。諸侯之子。除正嫡繼世爲諸侯外。其羣弟不得與諸侯同宗。故諸侯子弟有自立一宗以爲合宗收族之法。因創爲大宗小宗二名。而其制無聞。夫天子宗法已不可考。況此諸侯公卿略見于喪服小記及大傳二篇。而說又不詳。且卽以其說遍核之他經及春秋時宗姓氏族。諸所記又並無一驗。此固三代以前不傳之制。封建既廢。原可棄置勿復道者。顧後儒紛紛。無所折衷。卽鄭註孔疏。亦大率周章無理。而趙宋以還。立說倍多。則倍不可信。因取小記、大傳言宗法者數條。略爲疏解。似較于諸經重有發明。且就文曲釋。更有諸經所未詳。從來晦塞者。而一旦皆有以通之。因題之曰大小宗通繹。世之考禮者。幸損鑒焉。

喪服小記曰別子爲祖。繼別爲宗。　大傳曰。別子爲祖。繼別爲宗。

諸侯與庶姓族屬相絕。謂之尊尊。故大傳云。同姓從宗合族屬。謂必從大小二宗。合其族屬。而君不與焉。故云。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。謂不得以弟兄之親而親其君。卽穀梁傳所謂諸侯之尊。弟兄不敢以屬通是也。但一君必有一宗。卽以君之弟爲之。無弟則已。一大宗亦必有諸小宗。亦卽以大宗之弟爲之。無弟則已。若大宗無適弟而有庶弟。則亦立宗。其說見後。詩曰。宗子維城。大宗維藩。

別子者。公子之通稱也。周禮。小宗伯掌三族之別。以辨親疎別、分別也。左傳以諸侯世子之母弟爲餘子。餘卽別義。而穀梁則直謂之分子。曰燕、周之分子也。則以召公奭亦武王母弟。分別于王故也。且亦有以支庶稱別子者。國語。公父文伯卒。仲尼曰。公父氏之婦。而韋昭註云。公父、季氏之別也。可驗。但此名別子。則就諸公子之中。專推其適弟言之。有別出諸弟之義。故公子原該母庶二弟。而此別子則專用母弟。不問其長幼。而以適爲主。何則。重正體也。若無子。則然後以庶代之。然祇用一人。所謂無二宗是也。

或謂別子是庶子。此因鄭註小記曰別子諸侯之庶子一語致誤。夫記傳大文。屢有庶子不祭祖禰。明其宗也。庶子不斬長子不祭殤無後。明其宗也。則立宗所以辨適庶。豈有庶子而反爲宗者。況鄭註大傳原曰。別子謂公子。且于明宗下必註曰。尊祖宗之正體。夫所謂正體者。謂適庶皆先君之體。而適其正也。庶則體而不正矣。且必庶立宗。萬一有母弟于此。或長于庶。或少于庶。將宗適乎。宗庶乎。且萬一僅有一母弟而無庶。將以無庶而反絕宗乎。抑仍立宗乎。此則不通之甚者。或曰。此庶字該母庶二弟言。則適可該庶。庶不可該適。且經文並無庶字。何必以註文強解。直曰誤而已。

無適以庶代。見徐肇說。然義固有之。儀禮傳曰。大宗不可絕。故爲人後者。必後大宗。而何休曰。小宗無後當絕。大宗無後不可絕。夫大宗嚮後。尚不可絕。而謂可絕其始乎。假使適庶皆亡。則無所收族。宗固可已。而業有一弟。則已既有一族矣。從來公姓無無宗之族。未有不立宗而可立族者。若謂尊不可假。

庶不可爲適。則尊莫若君。君絕適則立庶。故立君之禮。有正而不體。如適孫爲後者。有體而不正。如庶子爲後者。然則庶子亦後矣。庶子可爲君。則庶子何不可爲宗。況儀禮後大宗者亦必以支庶爲之。以支庶作適。不猶愈于竟以庶子爲別子也乎。（後有小宗而無大宗一段專爲此。）

然而曰爲祖何也。郊特牲曰。諸侯不敢祖天子。大夫不敢祖諸侯。同姓之祖。吾既不得而祖之矣。則同宗之祖。請自我始。故曰。自我作祖。言爲此一宗之始耳。祖者始也。若祖父之祖。則本族有之。所收他族。彼自有族祖（即小宗也。）非可溷稱。若始祖之祖。則未聞諸弟子孫稱先世之兄所謂伯高曾祖者。而可曰始祖。不經甚矣。但諸族有禰廟。宗子有祖廟。所謂宗別子之所自出者。則先君以上。不敢祖之矣。而第立先君一廟。以爲別子所自出。（其說見後。）則在別子祇謂之禰。而在一宗諸族則統謂之祖。所謂祖者職是耳。若然。則夫庶子不祭禰。謂非小宗。庶子不祭祖。謂非大宗。亦何不可焉。

繼別者。別子之子也。繼別爲宗。非繼別始爲宗也。宗始于別子。有繼之者。而自此以後。雖百世皆爲宗耳。蓋立宗收族。爲國君屬絕起見。則凡合宗之事。皆當以國君與別子一世爲斷。鄭註以繼別大宗起第二世。繼禰小宗起第三世。（說見後。）則是別子一世無大宗。繼別一世無小宗。凡國君繼體。必有三世無大小宗者。豈可爲訓。至自知難通。而強于後文公子有宗道一段。設一如大宗之說以補救之。嗟乎。大宗已不可解矣。如也乎哉。

立宗之世。必當與立君之世。並爲推準。文王世子曰。五廟之孫。祖廟未毀。雖爲庶人。冠取妻必告。而昏

義云。婦人先嫁三月。祖廟未毀。教于公宮。祖廟既毀。教于宗室。夫所謂祖廟未毀者。謂世數未盡。國君與其人尙在五廟中也。然而公宮者國君之廟。宗室者卽宗子之廟。公宮宗室。必世數相準。而後可依以行事。假若六世之女。當教宗室。而以繼別第二世計之。則宗室所建。方五世也。宜教乎。不宜教乎。

立宗爲兄弟而設。周禮。大宗伯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。故凡宗人燕饗。其爲詩誦嘆。多稱兄弟。如曰。凡今之人。莫如兄弟。類。而左傳華亥欲代其兄。則左師曰。汝喪而宗室。於人何有。則別子一世。正統諸弟。而乃以繼別二世統諸父伯叔。則將置兄弟一世何地。鄭註于小宗註。亦知曰與其兄弟爲宗。而於大宗反失之。何也。

若夫宗必一人者。荀卿曰。大夫士有常宗。言一宗也。左傳曰。大夫有貳宗。言一大宗外。則又有一小宗也。蓋宗爲諸兄弟立族共宗之義。故曰合宗。曰收族。若人自立宗。則其所合所收者。非其子。卽其孫耳。何宗之可合。而族之可收。故周禮太宰。宗以族得民。謂大宗以收族爲職任。蓋別姓爲氏。氏爲大宗。別氏又爲族。族爲小宗。姓者天子所賜。唯國君得受姓。故一國同姓。百世不改。國君之事也。氏爲國君所命。則宗卿之事。然每一君卽有一氏。如魯皆姬姓。而爲桓公所出者。卽爲桓氏。鄭亦皆姬姓。而爲穆公所出者。卽爲穆氏。此大宗也。惟宗卿得主之。而至於族。則就一氏所分者。而大宗與諸弟各立一族。如三桓共桓氏。而有季孫、孟孫、叔孫三族。七穆共穆氏。而有罕氏、駟氏、國氏、良氏、游氏、豐氏、印氏七族。皆小宗也。而以兄之一族爲大宗者。統諸弟各爲小宗者之諸族。故高陽一氏。而分十六族。晉叔向曰。肸

之宗十一族。惟羊舌氏在而已。此正一大宗可該諸族之證。而謂一公子可立一大宗乎。

據左傳、穀梁註。謂季友是莊公母弟。叔牙是慶父母弟。而公羊不然。謂三桓皆莊母弟。然而季友母弟。則見之所生之徵。當時稱季氏爲宗卿。而慶父、叔牙。並無所考。則季友是宗。故當時三家皆宗季氏。如酖叔牙。縊慶父。立仲孫、叔孫之後。皆季友爲政。諸桓未嘗敢抗也。何則。一宗故也。若鄭之七穆。皆非母弟。而子罕與子駟、子豐同母。稍貴。降此而子良、子國、子孔、子游。皆以母殺。而子然、子孔爲宋子之子。士子孔爲圭嬀之子。則皆不立族。然而子罕爲執政上卿。其子子展、孫子皮。皆相繼當國。凡用子產。戮子晳。皆子皮主之。宗在然耳。若駟帶助子晳攻伯有。而謂駟帶爲晳之宗主。鄭簡公葬除而及展氏之宗廟。此是小宗。與大宗不同。

諸註別子。有異姓始來此國一項。經文無有。此孔疏誤解鄭註所致。鄭註云。別子爲祖。若始來此國者後世以爲祖也。此譬喻爲祖二字。猶凡人之始來此作後世祖同。而孔疏不辨。遂分爲二。則豈有凡人稱別子者。且凡人來此爲祖已耳。何必立宗。若又有庶姓起爲卿大夫一項。則宋儒之說。並非經文。

喪服小記曰。繼禰者爲小宗。　大傳曰。繼禰者爲小宗。禰者諸弟也。繼禰者諸弟之子也。諸子除別子外。凡母庶諸弟。皆不得禰先君。則諸弟之子。亦皆不得以先君爲祖。是諸弟自視不過一禰。而諸弟之子其繼諸弟者。祇謂之繼禰。何則。以不得繼祖也。（觀此則別子得禰先君。繼別得祖先君。而宗所自出益可驗。）但繼別者既已立宗廟而爲族立宗。則諸弟之僅有禰而無祖者。亦當各就己族而有祖立宗。特別子宗大。稱大宗。諸弟宗小。

稱小宗。宗大統諸族。宗小祇統一族耳。蓋繼別、諸兄弟宗之。繼禰則親兄弟宗之。每族止一人。有適則適。無適則庶。若別子一族。則以繼別之弟立小宗。與他族不同。

鄭註謂繼禰者卽繼此別子之庶子。夫別子之適子。既繼別子爲大宗矣。而別子之庶子。又使其子爲小宗。則猶是別子一族。而諸公子者。既合諸族。而宗此一族之適子。又合諸族。而宗此一族之庶子。能乎。且亦惟國君屬絕。故立大宗。大宗又屬疏。故立此小宗。小宗者爲戚戚也。若仍在大宗之家。則猶未戚也。且五世遷宗後。又屬何族。此皆義例之決難通者。

別子之庶子。卽繼別之弟。則繼別子之庶子者。卽繼別之弟之子。而別子之孫也。別子一世。既已無大宗矣。而繼別一世。又以第三世起宗而無小宗。夫大宗立族。原有以繼別之弟立小宗。亦隔世起宗然而無礙者。以各族立宗。則本族小宗。不與他族相統攝。有兄弟則宗之。無兄弟卽不宗。雖十世起宗可也。今欲合諸族而共一宗。且三世起宗。則必有二世無所宗者。乃復自知難通。而于後文公子有宗道一段。又設一如小宗之說。以補救之。夫繼別之弟。公孫也。繼別之弟之子。則公孫之子也。曾公子有宗道。而公孫之子也乎。

宗爲兄弟設。人皆知之。故鄭註亦曰。小宗者。別子之長子與其兄弟爲宗。而孔疏于五世遷宗之下。亦云。小宗有四。一是繼禰。與親兄弟爲宗。二是繼祖。與同堂兄弟爲宗。三是繼曾祖。與再從兄弟爲宗。四是繼高祖。與三從兄弟爲宗。夫惟各族各立宗。各從立族者起世。則一父之子繼禰者。必親兄弟宗之。

爲一世。繼祖者。必同堂兄弟宗之。爲二世。可由是而推于盡。爲五世遷宗之法。若統各族爲一宗。而又從三世起宗。則繼禰所宗。有再從兄弟。繼祖所宗。有三從兄弟。非自立說而自亂之乎。

至于宋儒。立說稍異。鄭註不以別子之庶子爲宗。但以別子之庶弟爲宗。然而于別子諸弟中。祇推長庶一人爲小宗。而此又不然。何也。蓋小宗無合諸族爲宗者也。合諸族。則與大宗無異。合諸族。則繼禰所宗。有同堂兄弟。而不必皆親兄弟。合諸族。則大宗之支庶。又將反而宗他族之小宗。皆不可也。故立小宗法。各族止一人。然而各族各一人。若合各族而共一人。則別子之庶弟。與別子之庶子。有何分別。而煩更張爲。

然則各族各一宗。亦有據乎。曰。有。按左傳。公孫子晳與公孫子張。皆鄭穆之孫。七族之子也。七族兄弟。既以子罕爲宗卿矣。向使小宗在大宗之家。則罕族有宗。他族不宜更有宗。向使庶弟爲小宗。祇推一人。則一族有宗。不宜諸族皆有宗。乃子晳攻良霄。駟帶助之。以其宗也。則他族有宗矣。子張將歸邑。召室老立後。以宗人也。則各族皆有宗。非一宗矣。

若夫別子之族。又立小宗。有何明文。而鑿鑿言之。曰。每族宗大宗。然而每族不可無小宗。別子長適既繼大宗。則支庶漸繁。亦安可無近宗統之。且亦非無據語也。按國語。公父文伯之母爲文伯取妻。饗其宗老。而師亥嘆曰。男女之饗。不及宗臣。宗室之謀。不過宗人。夫公父爲季氏之族。向使大宗之族無小宗。則季氏大宗也。宗室宗人。將必以大宗當之。而文伯是時適大宗爲康子。故文伯曰。懼季孫之怒。而

韋昭註曰。康子位尊。又爲大宗。設此宗人是康子。則國語諸文。歷記康子與文伯之母在廟在朝相見言禮之事。何難直指曰康子。而乃曰宗人。然且宗老並饗。宗臣並稱。其在康子。必不與家臣同宴飲。宗祝共稱名。可知矣。然則大宗之族。仍立小宗。宗人之稱。稍異宗子。夫何疑焉。

喪服小記曰。有五世而遷之宗。其繼高祖者也。是故祖遷于上。宗易于下。　大傳曰。有百世不遷之宗。有五世則遷之宗。百世不遷者。別子之後也。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。百世不遷者也。宗其繼高祖者。五世則遷者也。朱元晦曰。之所自出衍文。

五世而遷者小宗也。小宗以五世爲斷。自高曾祖考以及本身。謂之五世。而本身之子。則于五世皆親盡服絕。別爲立宗。故曰五世而遷。如叔孫分叔仲氏。季孫分公父氏。又分子服氏。使各立小宗之類。故高祖之父。不復加服。謂之祖遷于上。四從族人。彼此服絕。謂之宗易于下。但初曰繼禰爲小宗。而此曰繼高祖者。繼禰以第二世言。繼高祖以第五世言也。

百世不遷者。大宗也。大宗卽別子。故曰百世不遷者。別子之後也。但又曰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。殊不可解。夫別子諸子。既已與君屬絕矣。而此反曰繼所自出。夫所自出者。先君也。諸子不戚君而繼君。可乎。然而人無貴賤。皆不可無所自來。雖曰大夫不敢祖諸侯。然不敢祖君。猶當親君。雖曰族人不敢以其親親君。然不敢親君。猶當親親。故分宗所始。必當專推所自出。以爲所生之本。是以國語驪姬言于獻公曰。夫曲沃君之宗也。先公廟在焉。以曲沃桓叔爲文侯母弟。得祀穆侯爲大宗。而論語三家之當。

以季友爲莊公母弟。得配桓公爲大宗。此皆本所出以爲立宗祀者。是故小宗五世。必祖遷于上。而後宗得易于下。今溯所自出。廟祀百世。祖不遷矣。然則宗又何遷焉。

繼所自出。此正立宗之關鍵。其制其意。皆藏于此中。而自漢迄今。千古長夜。並無一解。且世鮮學問。以爲遍考之他經。而絕鮮引據。于是有強釋者。有轉易其字者。有直刪之者。而于是宗法不傳。卽按之他經。而晦塞閼抑。歷千年而不能通者且多多矣。予嘗讀小記全篇。原有禮不王不禘。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之文。以啓宗之所自出。而大傳篇首。亦載其文。夫立宗之說。僅見于小記、大傳兩書。而小記、大傳。則各有禘所自出。以啓下立宗之說。則猶是所自出三字。未有禘所自出可解。而繼所自出不可解者。未有禘所自出不可刪。而繼所自出可刪者。且繼所自出。原卽承禘所自出之文。而相因爲義者也。記者以爲始祖一人。世享廟祀。而獨不得祀其祖與父。別子不祀祖。無乃類是。雖別子爲祖。該諸族言。不必爲諸族始祖。而自我作祖。較有類于開國然者。故兩祖並觀。其較所出。始祖不祀祖。而祀所自出。等之別子不祀祖。而亦祀所自出。禮固有極不同而可相觀者。此固比例以爲制。而非漫然並見之禮文已也。乃禘所自出。康成誤註謂禘卽是郊五方五帝。爲先祖之所出生。賴後儒據國語、祭法有禘稷郊嚳之語。爲之正之。此所自出則鄭不能註。而孔疏復倒其文。謂由此君出。爲先君所出之別子。而朱氏則直刪之。夫祇不解經。而遂致刪經。則凡爲經者危矣。雖禮經出自季世。然亦經也。經何可刪矣。

且繼所自出非大傳私言也。左傳襄十二年。吳子壽夢卒。而襄公哭于周廟。夫所謂周廟者。必周公廟也。而註謂文王之廟。夫文王之廟。在魯亦安得有之。乃史記世家亦曰。成王乃命魯郊祭文王。而解之者以爲諸侯不敢祖天子。文王以周公之父。得祀于魯。夫諸侯不敢祖天子。此立宗之說也。不敢祖先王而父先王。則繼所自出之意也。是必當時立宗。以周公爲文王之昭。得爲大宗。故魯于諸國。獨稱宗國。而魯于諸國。獨得立先王一廟。名爲周廟。乃杜註于周廟下曰。周公出文王。故立其廟。于同姓臨宗廟下。則竟曰。宗廟者。所出王之廟。是以所自出之故。而文王名出王文王之廟。名出王之廟。則夫之所自出。亦從來舊有之文。而必非後儒之可刪明矣。故天子大祭。得祭始祖所自出。而宗國宗邑。則亦得祭所自出。與大祭相準。是以魯爲宗國。得祀周公所自出而祭文王。三家爲宗卿。則亦得祀別子所自出而祭桓公。故周有禘。魯亦有禘。他國無天子禮樂。而魯獨有天子禮樂。正以宗國得祀所自出之故。而當時往往以非禮目之。則必羣公僭用之。不止用之所自出之祖。故非禮耳。三家祭桓亦然。惟桓是諸侯。故三家得以諸侯之禮樂。用之祖廟。殊不知魯所用禮樂。非諸侯禮樂。卽天子禮樂也。故季氏八佾。三家雍徹。似乎以大夫而用天子禮樂。而不知三家當時祇以祀所自出。而就公宮所用者。轉而用之。幷亦未知爲此祀文王之禮與樂也。若謂祭季友。祭季孫行父。祭季孫宿。而八佾雍徹。則季平、季桓雖愚。亦必不若是喪心耳。乃此義一明。而羣經疑滯。一齊了徹。幼時讀孟子滕文公曰。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。何謂宗國。而趙岐舊註乃曰。宗聖人之國。夫宗聖人者。宗周公乎。抑宗孔子乎。及讀春秋。見公

山不狃對叔孫輒。亦有曰。以小惡而覆宗國。不亦難乎。始悟向所註之謬。然未曉宗法。雖有影響。終不敢執爲何等。遂懷疑至今。而今始豁然。卽論語三家之堂。不知何堂。夫三家。仲、叔、季也。仲、叔之祖明明見殺。不宜立廟。卽立廟。亦不宜兄弟合爲一堂。且八佾雍徹。獨歸季氏。假使祇季友一廟。則未有季氏之廟而三家可共稱之者。且郊特牲云。公廟之設于私家。非禮也。自三桓始也。則三家之堂。原自公廟。並非祀季友、慶父、叔牙之廟。不知三桓何以得祀公。且不知所祀何公。且不知羣公羣廟。三家可得而一一祀之。亦懷疑至今。而今又豁然。由是而推。凡魯之用郊。用禘。用天子禮樂。幼時所擬議而不釋者。以今觀之。亦祇是祭所自出之故。而呂覽、竹書。以爲成王賜而伯禽受。通鑑外紀與路史諸書。以爲惠公請而史角止。皆東楹西觸。可付之囅然一笑而不復問也何快也。

春秋襄公臨周廟傳。則直是立宗之法。初亦不覺。及得出王廟一註。重爲推繹。則宗法瞭然。其記諸侯臨諸侯之制。除異姓臨于四城外。有云。同姓于宗廟。同宗于祖廟。同族于禰廟。夫同姓同宗同族。則正姓與氏與族之別也。姓與氏與族之別。則正國君與大宗小宗之別也。然而國君有大宗而無小宗。有同姓同宗而無同族。有宗廟祖廟而無禰廟。何以言之。如魯爲文昭。爲武母弟。爲大宗。則文爲魯所自出。立一文廟。以周公爲始封之君。立一祖廟。而禰廟無之。以禰廟在祖廟四親廟之中。而不知繼禰者之別立一禰廟爲小宗廟也。苟于所臨者有同姓焉。如吳。如晉。如鄭。如虞。則祇同姬姓。而或爲前昭。或爲後穆。皆非宗也。則哭于文廟。爲出王之廟。故魯襄臨周廟。爲吳喪也。有同宗焉。如衞。如蔡。如曹。如滕。

皆文王之昭。武王之弟。則同是兄弟。而以魯爲宗。則同此大宗。當臨祖廟。爲周公之廟。以共此周公之大宗也。故滕文稱魯爲宗國。以兄弟國也。而至于同族。則除始封國時周公之子魯公之弟封之邢、凡、蔣、茅諸小國者。可稱同族。而自此以後。則凡同族者。皆國君之弟。本國之卿大夫士。並無以國君而爲同族者。無同族。遂無小宗。故傳又別言之曰。魯爲諸姬臨周廟。則猶之同姓於宗廟。爲邢、凡、蔣、茅、胙、祭臨于周公之廟。則以無禰廟。且後此無小宗。不可爲例。遂以同宗之禮。加于同族。亦臨于周公之廟。與同宗之臨祖廟無異焉。然則所謂同族于禰廟。蓋正指大夫士之宗。所謂繼禰者。禰廟也。每族之長也。所謂同族者。卽每族子姓在五世之內者也。卽小宗也。故杜註亦曰。同族謂高祖以下。則明明以五世則遷之宗指同族矣。故曰。此宗法也。蓋借臨喪之一節。而傳宗法。亦借諸侯之宗法。而傳大夫士宗法也。

大傳曰。有小宗而無大宗者。有大宗而無小宗者。有無宗亦莫之宗者。公子是也。公子有宗道。公子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。公子之宗道也。

先仲氏曰。此盡宗之變。而一以立宗之法通之者也。然所謂盡宗之變何也。夫立宗爲公子設也。公子之中。有母弟。又有庶弟。母弟爲大宗。庶弟則皆爲小宗。夫母弟爲大宗。則大宗卽適也。庶弟皆爲小宗。則小宗卽庶也。萬一有公子于此。皆庶而不適。則爲有小宗而無大宗。皆適而不庶。則爲有大宗而無小宗。然而適不一適。則既有大宗。且亦有宗大宗者。庶不一庶。則既有小宗。且亦有宗小宗者。萬一公

子祇一人。適無二適。庶亦無二庶。則已無所宗。而人亦不得而宗已。所謂有無宗亦莫之宗者。此宗之變也。公子則往有是也。

然而無變不通。無適無大宗。將聽其絕大宗乎。無庶無小宗。將聽其絕小宗乎。無宗亦莫宗。將聽其兩無宗而大宗小宗俱絕之乎。曰。不可也。不可則思所以通之。曰。有立宗之法在。夫立宗之法。君爲之。所謂公子之公也。彼公子之中。有以貴而爲大夫。有以賤而降爲士。總之不離乎士與大夫二者。而公子之公。則不問士與大夫。而壹以庶者宗適者。以宗之小者宗宗之大者。此常法也。今皆庶不適者。則升一長庶爲適。而使諸庶宗之。皆適不庶者。則降其衆適爲庶。而推一長適。而亦使諸庶宗之。無宗亦莫宗者。則卽以一人爲適庶。如前所云別子一族。以繼別之弟立小宗者長子爲宗。支子爲族。是繼別卽適。而亦以支庶宗之。若是者何也。則以公子有宗道。祇有以庶宗適之一法。而並無所爲有小無大。有大無小。有有宗有無宗者。任其參變。行以一切。亦曰宗法固如是也。所謂道在則然也。故曰。一以立宗之法通之。謂槩以此通之也。此宗道也。

鄭註、孔疏皆以繼別大宗在別子之第二世。繼禰小宗在別子之第三世。則別子一世。無所領宗。故又設一如大宗如小宗之法。使公子之適領之。一如大宗小宗然。則不通極矣。夫別子領諸弟。大宗領諸族。此卽宗道之正法也。又何有如宗之法。別爲領宗。且其所云公子之適者。卽別子也。別子已爲宗。而又推別子之適弟。以領其宗。可乎。若謂別子未爲宗。將俟繼別者以立其宗。故須另推一別子之弟。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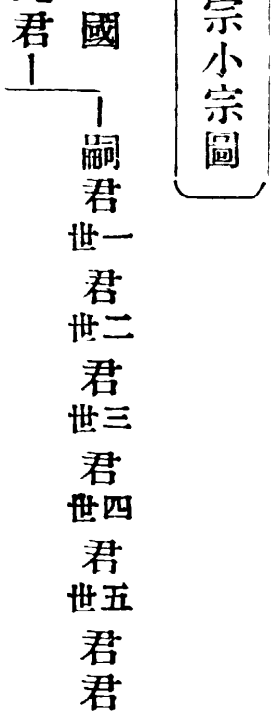
如大宗則別子爲祖。反當詘而宗如大宗之弟。可乎。若謂公子之適。卽是別子。領宗亦卽是別子。則所謂繼別者。別子之子也。子爲正大宗。父反爲如大宗。可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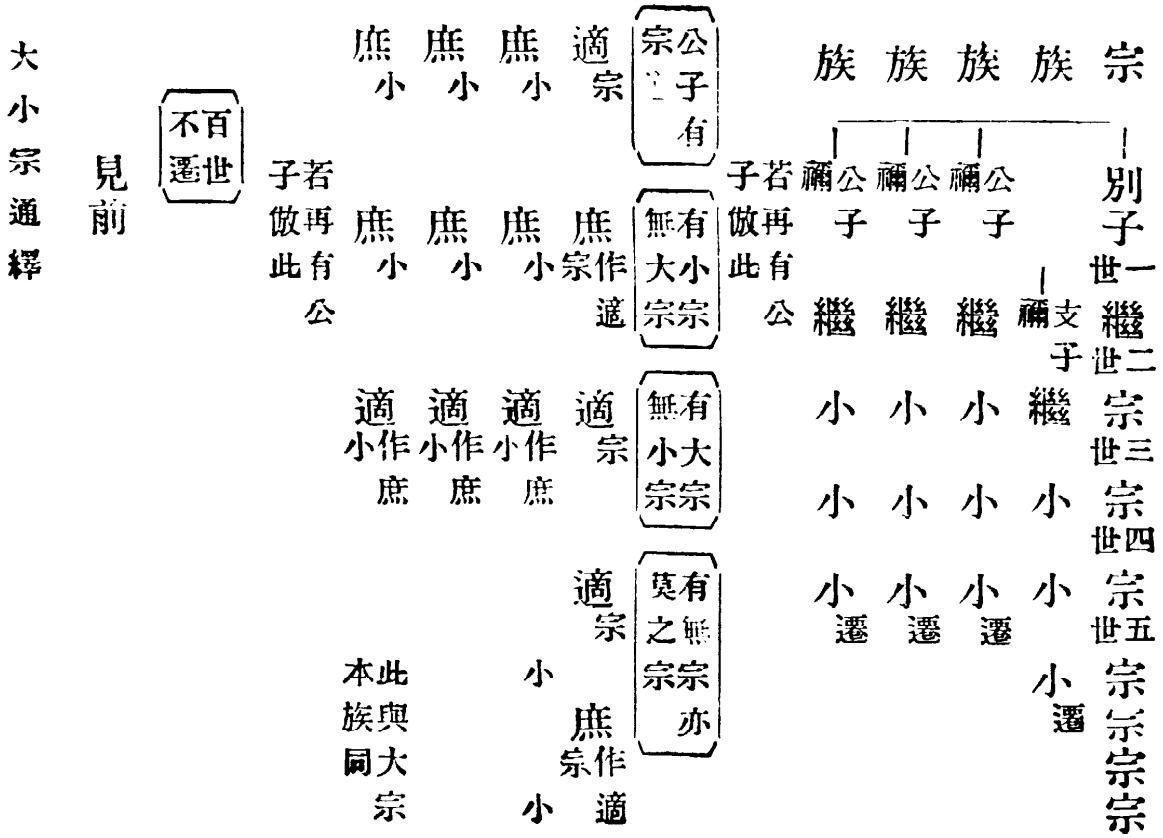
如大宗服齊衰九月。則正是大宗之服。如小宗服大功九月。則正是小宗之服。蓋別子兄弟。俱是期服。而以君在降等。則俱服大功。但大宗加齊衰。小宗無齊衰。此不必如大小宗始有是服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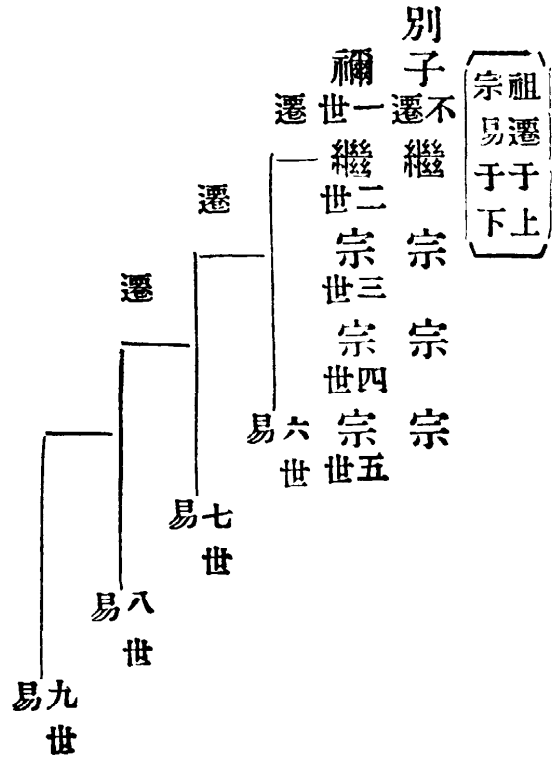
宗法之重。專在祭祀。而燕飲次之。故禮凡支庶不祭。祭則必告于宗子。所以明宗。而小記、大傳。其于此宗法前後。歷記支庶不祭明宗之事。然而祭必宗子。宗子必立廟而後可祭。此定禮也。吾不知其所爲領宗者何事。若猶是祭祀之事。則所謂如宗者。立廟乎。不立廟乎。立廟。是又立一宗也。如仍在別子之廟。是正大宗。非如大宗也。且彼以繼別起宗。則在別子原未嘗立廟。是欲領祭事。而大宗無廟。如大宗又無廟。將不知如何行事。而況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。必有宗室。非草草也。

原稿有萬允宗宗法疑義六條附後。今移入雜著中。

大宗小宗圖




宗族
宗族
宗族
宗族
別子
一世繼
二世宗
三世宗
四世宗
五世宗
宗宗宗
支子繼
公子繼
公子繼
公子繼
小
小
小
小
小
小
小
小
小
小遷
小遷
小遷
小遷
若再有公子做此
若再有公子做此
公子有宗之
有小宗無大宗
有大宗無小宗
有無宗亦莫之宗
適宗
庶作適宗
適宗
庶作適宗
庶小
庶小
庶小
庶小
庶小
庶小
庶小
庶小
庶小
庶小
庶小
庶小
適作庶小
適作庶小
適作庶小
適宗
庶作適宗
小
小
此與大宗本族同
若再有公子做此
百世不遷
見前



繼禰者爲小宗。以第二世言也。宗其繼高祖者。以第五世言也。蓋一世爲禰。無宗之者。二世繼禰。則兄弟宗之。三世繼祖。則同堂兄弟宗之。四世繼曾。則再從兄弟宗之。五世繼高。則三從兄弟宗之。及至五世繼高。則親盡服絕。而所謂高。所謂第一世者。當遷之矣。第一世遷。則第六世兄弟。各以第二世爲五世祖。而各分一宗。第二世遷。則第七世兄弟。又各以第三世爲五世祖。而各分一宗。若五世祖一人。則仍是一宗。儻五世祖兩人三人。則兩宗三宗。皆推兄弟中嫡長者立之。由是遞遷遞易。以至于盡。所謂五世而遷之宗。所謂祖遷于上。宗易于下。

辨定嘉靖大禮議

毛奇齡纂

本館據藝海珠塵
本排印初編各叢
書僅有此本

辨定嘉靖大禮議一

毛奇齡纂

向入史館時。纂修明史。其闡題分傳。往往在弘、正以前。而嘉、隆不及焉。然起草之隙。每聞同館官論及大禮。輒兩端相持。無所專決。偶或左右。必彼我爭執。而不得下。一如當日之紛紛者。予嘗思以禮斷之。而未暇也。暨予乞假後。相隔日久。壹不知館議是非有定與否。曾于康熙乙亥。重上劄子于總裁先生衡論其槩。會國家以兵事匆忽。不報而罷。私念此事重大。終古未判。自漢、唐、宋、明以迄于今。其間名臣鉅儒。盈千累百。而究無一人焉爲之處分。且六經諸史。昭昭在前。東棖西觸。並無一當。漢人據古經。而漢與古殊。宋人據漢事。而宋與漢別。明人據漢、宋二事。而明與漢、宋又大相河漢。而無可底止。此時不明。將必有以稱宗入廟。配天享帝。爲將來大典據者。此所憂患匪細也。夫禮者理也。禮者履也。禮當于理。則如履著地。而不可動。間亦嘗引經據史。明指其禮。以示于衆。衆雖善抗。亦似懾懾于心口。而假塞而退。卽或有故爲踟躕者。謂時王有制。各守祖宗以爲法。或不能盡如古禮。而竊觀明制。屢變法守。其在國初諸臣。本屬無學。皆叔孫綿蕞。而一經考究。則水落石豁。敗漏莫逭。尙書曰。學古入官。議事以制。蓋國事多端。其所進退。務在因時以制宜。原非一成之法可墨守也。夫六經未亡。則禮具在也。人心之未泯。則以經證禮。其爲理猶可通也。予忝居史官。本應議禮。而又承乏史館。職修明史。則其議是禮。又無越分言事之罪。惜立朝

無幾時。曾議樂章配音樂。與北郊饗帝。三祖配位左右之禮。謬蒙掌院學士稍採其說。則入官議事。在儒臣時時有之。而學問疏略。日暮途遠。禮堂乏人。無可考訂。謹據所知所聞。撰爲辨定大禮議二卷。雖言稍激切。幸非劄奏。且後儒史論。縱橫不擇。多有大聲疾呼以明其意者。孟子曰。非好辨也。

明正德十六年三月。武宗皇帝崩。無子。大學士楊廷和等議立興獻王子厚熜爲後。（興獻王者。憲宗子。長孝宗。次興獻王。弘治七年。興獻王之國安陸州。正德二年。生厚熜。卽世宗也。時年十五歲。）奉遺詔曰。（節略。）朕紹永祖宗丕業。十有六年。有孤先帝付託。皇考孝宗敬皇帝親弟興獻王長子厚熜。倫序當立。遵奉祖訓兄終弟及之文。告于宗廟。請于慈壽皇太后。（武宗母張皇后。）與內外文武羣臣。合謀同辭。卽日遣官迎取來朝。嗣皇帝位。

有明一代。以明經取士。名爲通經。而實未嘗通。以致朝廟大禮。一往多悞。如此議立後一節。執政大臣先誤解兄終弟及四字。遂失倫序。夫所謂兄終弟及者。謂同母之弟。（嫡弟。）非然。卽同父之弟。（庶弟。）未有伯叔父之子羣從兄弟而可言弟及者也。古王傳位。祇有傳子傳弟二法。夏、周傳子。則傳子之窮。然後傳弟。（無子始傳弟。如周匡王無子立弟定王類。）殷商傳弟。則傳弟之窮。然後傳子。（如中丁傳弟外壬。外壬又傳弟河亶甲。至河亶甲無弟。然後河亶甲傳子祖乙。）是以禮運曰。大人世及以爲禮。世者。父子相繼爲一世。及者。兄終弟及。公羊傳亦曰。一生一及。生卽世也。然而傳世之禮。又名正體。謂分先君之一體。而又當長嫡。謂之正體。若傳及之禮。則雖母弟父弟。皆分先君之一體。而非長非嫡。卽謂之體而不正。是所謂世與及者。皆以先君之同體爲言。謂親子親弟也。今武宗無子。已無傳世。然又無親弟。亦無傳及。則以倫序求之。當求一正而不體者。或武宗原有子。而子死而孫存。則立孫。（如周平王

太子早死立太子之子爲桓王類。或子死無孫。而不得已而迎立庶族親王。則必立一庶族兄弟之子。雖孫與庶族兄弟之子。皆非先君之一體。而必取其嫡與其長者。禮。長子不爲人後。謂後大宗也。若後君則非長嫡不可。皆謂之正而不體。向使大臣略知禮。必當于憲宗十皇子中。擇其孫之嫡長者。以後武宗。而誤解兄終弟及四字。妄以庶族兄弟當之。不取庶族之子。而反取庶族之弟。一似後武宗。又一似後孝宗者。以致父子兄弟。祖孫伯叔。相爭不已。倫序顚倒。莫此爲甚。是舉世無學。禍及家國。卽一開詔。而議禮大害。已釀于此。宰相須用讀書人。非妄語也。

乃遣司禮監太監韋彩、壽寧侯張鶴齡、駙馬都尉崔元、大學士梁儲、禮部尙書毛澄。賚遺詔金符至興國。是時厚熜迎詔國門外。啟承運殿開讀。已乃登坐受符。朝藩衛。四月。辭興獻王園寢。到京。禮部受楊廷和指。上儀狀。請由東安門入居文華殿。翼曰。百官三上箋勸進。俟令旨俞允。擇日卽位。不許。曰。遺詔以吾嗣皇帝位。此狀云何。乃御行殿受箋。由大明門入。日中卽位。以明年爲嘉靖元年。

遺詔云。嗣皇帝位。而帝卽開詔登殿受符朝藩衛。則已拜詔許嗣位矣。又以王禮自居。使羣臣勸進而後俞允。則將置遺詔何地。豈先王金册。反不若羣臣一箋耶。孝文三讓。由未奉先皇遺命。祇以陳平、周勃私議迎立。其應嗣與否。全未定也。尙書。成王彌留。旣有顧命。則太保命仲桓、南宮毛、齊侯呂伋。卽以二千戈虎賁百人。迎子釗于南門之外。延入翼室。謂從正門外延入路寢。則康王雖未卽位。亦尙未受遺册。而一有顧命。卽不守太子之禮。如後世所云闌入馳道者。而欲世宗以受詔受符之後。尙行王禮。由東安入。且謬昉六季篡立之例。三行勸進。則自坐無禮之極。宜世宗之不從也。當是時。已有啓人主以藐法蔑禮之

漸矣。

上命禮官集議崇祀興獻王典禮。禮部尚書毛澄請于大學士楊廷和。廷和出漢定陶王、宋濮王事授之。曰。此篇爲據。異議者卽奸諛。當誅。禮部侍郎王瓚語稍不合。卽出爲南侍郎。而以侍讀學士汪俊代之。

漢成帝無子。預取定陶恭王子入宮。立爲太子。卽哀帝也。而恭王無別子。另立楚孝王孫景嗣恭王。爲定陶後。宋仁宗無子。亦預取濮安懿王子入宮。立爲太子。卽英宗也。而濮王有王子。卽以王子宗樸嗣安懿王。爲濮後。此已事也。其倫序。則定陶爲成帝庶弟。濮王爲仁宗庶兄。取立其子。正合羣從之子正而不體之義。較武宗遺詔爲稍合禮。但自古無預立之例。漢成宮中。以昭儀累殺帝子。恆慮事覺。而帝舅王根思藉之爲怙寵之計。故創爲預立一法。以亂古制。而宋宗因之。已爲無禮。況哀帝仍父恭王。並無稱恭王叔父之說。及卽位後。追尊恭王爲恭皇帝。置寢廟京師。尊定陶太后曰恭皇太后。母丁姬曰恭皇后。且徙楚孝王孫景爲信郡王。而自爲定陶王後。與廷和所議禮。皆相反而不相合。唯宋代濮議。則司馬光、程頤二人創議稱濮王爲皇伯父。此大無禮者。故韓琦、歐陽修輩力爭之。當時政府已擬尊濮王爲濮皇。皇帝稱爲親。而英宗厄于司馬光議。但稱爲親。而不受濮皇尊號。是廷和欲宗濮議。亦祇得其半。而乃曰此篇爲據。則不惟不曉大禮。其于漢、宋二事。亦未嘗一得知也。況其說皆大誤也。

尙書毛澄會公卿臺諫等官六十餘人上議。漢成帝立定陶王爲嗣。而以楚王孫後定陶。承其王祀。今

宜以益王子崇仁王後興國。其稱號則襲宋英故事。以孝宗爲皇考。改稱興獻王爲皇叔父。興獻大王。興獻王妃爲皇叔母興獻大王妃。皇上自稱姪皇帝。帝覽曰。父毋可移易乎。其再議。

以孝宗爲皇考。開首一語。便誤不可言。當時武宗無子。擇羣從入繼。原以後武宗。非後孝宗也。今忽立武宗從弟。誤引兄終弟及之例。迎及興王。一若置武宗于何有者。固已大謬。然業已如此。無可如何。但其稱謂。則無論兄終弟及。與庶族人繼。總不得稱孝宗爲父。而武宗爲兄。使繼孝宗耶。則孝宗爲父。憲宗爲祖。使繼武宗耶。則武宗爲父。孝宗爲祖。蓋禮有世統。有廟統。世統者。生倫之序也。廟統者。卽人君歷數相授之次第也。國語曰。工史書世。則取生倫之序而書之。如虢仲、虢叔、王季之穆。魯、衞、毛、聃、文王之昭。類又曰。宗祝書昭穆。則一以人君入廟之先後。書爲次第。如桓王繼平王。則祖爲昭而孫爲穆。定王繼匡王。則兄爲昭而弟爲穆。孝王繼懿王。則兄子爲昭而叔父爲穆。夷王繼孝王。則從孫爲昭而從祖爲穆。先入者爲昭。後入者爲穆。昭卽爲父。穆卽爲子。一昭一穆。毋容紊亂。若是者何也。則以天子七廟。三昭三穆。自先君而遞上之。曰禰廟。曰祖廟。曰曾祖廟。曰高祖廟。曰高祖之父。曰高祖之祖。此卽四親與二祧也。歷考經籍皆如此數。詳見廟制折衷。皆先定廟名。而俟其人之入之。入禰廟者。卽謂之父。入祖廟者。卽謂之祖。毋論兄弟羣從。倫次不齊。而一限以四親二祧之世數。並如工史之書世者。尙書云。七世之廟。荀子曰。有天下者事七世。一世爲身。二世爲父。三世爲祖。鑿不可易。如春秋閔、僖。皆魯莊子也。閔弟以貴庶先立。僖兄以賤庶後立。然而僖兄閔弟。則生倫之序也。僖子文公。以尊父之故。于父僖入廟時。升僖公于閔公之上。使僖昭而閔穆。僖祖廟而閔禰

廟。其于工史書世。似乎極順。然而宗有司以昭穆爭之。魯史以躋僖大書之。夫子以逆祀不仁重刺之。定公以順祀改正之是。則何故。蓋以閔公雖弟。而先僖而立。當閔立時。閔爲君。僖爲臣。當僖立時。則閔爲先君。僖爲後君。後君方主鬯。而先君已早入禰宮。享父廟之祭。是僖立三十三年。而閔在父廟亦三十三年。故曰。子雖齊聖。不先父食久矣。言僖雖賢。而不先閔公而享父食者且三十三年。蓋若是之久也。是以君統廟統。一反倫序。閔弟爲父。則僖兄爲子。文既以僖爲父。則文雖從子。自當以閔爲祖。若以兄先弟。左傳謂之子先父。而以父先叔父。公羊謂之先禰而後祖。春秋書之。夫子定之。斷斷如也。（後儒無學。謂父子爲君臣之比。則祖孫何比乎。）今世宗在正德二年。生于藩邸。至十六年。而後入繼大統。其爲臣爲子。已一十五年。是世宗者。向爲武宗臣。今爲武宗子也。公羊所謂爲人後者爲之子。正謂此也。若夫孝宗。則武宗之父。世宗之祖也。世宗既爲武宗後。秉主鬯而事七世。則吉禘之後。（周禮新主入廟之祭。見春秋。）正當奉武宗神主。大祫祭以入禰廟。而反刪父祀先皇之武宗。妄扳新升祖廟中先皇之父之孝宗。而呼以爲父。顚倒錯亂。其于生倫死序。世統廟統之大禮。一概紊盡。而以此立義。大亂之道也。

若其改稱興獻王爲皇叔父興獻大王。此尤不通之甚者也。當宋作濮議時。知諫院司馬光創言。英宗當稱濮王爲皇伯父而不名。學士王珪等上其議。政府大駭。謂自古無有以所生父改稱伯者。珪等言非是。此亦見天理人情之不可泯。雖不知禮人亦悟及矣。乃程頤又曰。爲人後者。謂所後者爲父母。而謂其所生者爲伯叔父母。此天地之大義。生人之大倫。不可得而變易者也。但當推崇之以高官厚爵。稱之曰濮

國大王。以異于諸王。猶之服制既降所生服爲期。而又加齊衰。以別于諸伯叔父。而司馬光遵之。故今亦以皇叔父大王專襲其說。殊不知皇伯叔父。皆臣子之稱。古天子諸侯。惟父祖曾高。尊不可尙。降而爲伯叔兄弟。幼子童孫。則皆爲王臣。無事拜跪之。有事役使之。愛則賞賚之。有罪則戮辱之。今明明一至尊之父。而稱爲叔父。則役使戮辱。不止瞽瞍北面朝舜已也。夫大王猶王也。猶是臣也。漢高父稱劉太公。其爲擁彗猶在也。乃以高爵厚祿。褻視天親。謬以越人呼吳王。六國人呼齊、秦、楚王之法。定爲尊稱。其爲慢侮。莫甚于此。

然且父母改稱。曰天經。曰地義。曰人之大倫。此據何書。出何典。何王所制。何代所行。而可于朝廟大禮。洵口誕罔如此。夫天經地義。生人大倫。曾有改父母之稱而稱伯叔父者乎。三代無繼嗣之說。而祇有爲人後之說。爲人後者有三。一天子。一諸侯。一大宗也。外此則世爵。大夫。絕則繼之。然繼爵不繼人。如臧武仲求爲後于魯。但繼臧氏之爵。而不繼臧孫紇是也。若士庶既死。絕則已之。喪大記曰。有無後。無無主。言但主其喪。而不爲立後。卽初爲大夫者。雜記亦謂以他大夫之子。暫置後主喪。而喪畢卽已。並無繼爵非繼人者。夫子所云與爲人後者。言干預爲人後。正指公族之覬覦入嗣。與庶族之妄冀宗卿者爲言。非有他也。然而卽爲人後。亦但稱所後者爲父母。而所生父母。仍不改稱。儀禮。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。夫其父母者。非卽所生父母之稱乎。是以尙書云。舜格文祖。又云。受終文祖。是舜已嗣堯爲子。稱堯先王爲祖矣。然而升聞之時。曰父頑母嚚。在位之後。又曰。號泣于旻天。于父母。其于父母之稱。未嘗改也。雖所生一父母。

所後一父母。似有貳父之嫌。然而所生之父母。生稱也。不可改也。所後之父母。廟號也。廟號稱先王。亦稱先君。雖有父母之實。而未嘗立父母之名也。是以太甲繼仲壬。而尚書曰。伊尹嗣于先王。漢宣繼昭帝。光武繼平帝。而漢書但稱孝昭皇帝、孝平皇帝。蓋君卽父母。易稱家有嚴君。不得謂臣有貳君。詩稱民之父母。可謂民有貳父母乎。

是以廟祝呼號。自稱有三。一曰孝子。對父之稱。一曰孝孫。對祖之稱。一曰曾孫。對曾祖以上之稱。然而儀禮稱孝孫。尚書、毛詩皆稱曾孫。一似隨時更稱。而不必如程頤所云不可變易。正以廟中祝號。不必並與倫次相對照也。至所生父母。則限稱孝子。鑿不可易。而反更其稱曰姪皇帝。考經傳。姪字皆指兄弟之女言。故春秋致媵。則每以姪娣並稱。說文所云姪者兄弟之女是也。若兄弟之子。則古稱從子、兄子、弟子、猶子。並不稱姪。其或稱姪者。則又女兄弟呼兄弟之子之稱。如春秋秦穆姬稱晉惠之子爲姪。左傳曰。姪其從姑。而儀禮喪服曰。姪丈夫婦人報。傳曰。姪者何也。謂吾姑者。吾謂之姪。則鑿然以女兄弟呼從子。始有此稱。然且男曰姪丈夫。女曰姪婦人。明有分別。是以爾雅云。女子呼昆弟之子亦爲姪。此非可漫稱者。卽唐後古學衰絕。俚諺雜出。然唐書狄仁傑諫武后云。姑姪與子母孰親。仍守吾姑吾姪之語。而堂堂議禮反以末世陋學及市井不經之稱。褻嫚至尊。一如小朝廷議上箋北朝皇帝爭稱呼者。罪可勝誅乎。

至若服制。古無父母改稱者。則自無父母改服之文。儀禮謂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期。此爲大宗言之。故下卽接曰。所後者何人。後大宗也。並非天子諸侯之禮。蓋天子諸侯並無期服。中庸曰。期之喪。達乎大夫。言

從大夫而止。若云天子爲所生父母期。則絕服矣。雖天子亦有不絕者。皇后太子雖期不絕。比之三年。晉叔向所云王一年而有三年之喪二。謂后與太子也。天子絕期。而后太子不絕。有似三年。故曰比三年。與儀禮父爲長子三年不同。見喪禮吾說篇。然后太子外。並無云天子爲所生父母亦不絕期比三年者。中庸曰。三年之喪。達乎天子。父母之喪。無貴賤一也。是天子諸侯。雖爲人後。亦必服所生父母爲三年喪。既不當以大宗之禮誤坐天子。又不當以后太子期年之禮強解不絕。而歐陽修、曾鞏各作或問。皆以大宗之期服。誤認作天子之禮。反復解辨。宜其愈辨而愈不明也。

於是廷和及蔣冕、毛紀等復上言。程頤濮議。最得禮義之正。斷宜稱皇伯考興獻大王。尚書澄、侍郎俊等六十餘人。亦復上議如廷和言。帝不聽。仍命博考典禮。以求至當。廷和乃上言。舜不追崇瞽瞍。漢世祖不追崇南頓君。皇上宜以此爲法。于是澄等七十餘人又上議。且錄魏明帝詔文以上。時御史周宣、進士屈儒侯廷訓及廷臣。各言當法大舜、漢光武。不稱皇考。不立廟。帝不聽。

舜不追尊瞽瞍。光武不追尊南頓君。此二語創于司馬光、程頤濮議。而廷和祖之。光、頤之言曰。舜不追尊瞽瞍。漢宣不追尊衞太子、史皇孫。光武上繼元帝。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。此萬世法也。予每求其說而不得其解。舜何嘗不尊瞽瞍耶。據尚書舜格文祖。是堯祖廟。禹受命神宗。是舜祖廟。蓋舜自瞽瞍以上至黃帝。剛及九世。因以黃帝爲始祖。顓頊、窮蟬爲二祧。敬康、句芒、蟜牛、瞽瞍爲四親。堂堂立廟。是追尊之典。從瞽瞍始也。然且舜服瞽瞍三年喪畢。奉主入廟。尚書稱祖考來格。虞賓在位。羣后德讓。其所云祖。卽瞽瞍

以上。考卽瞽瞍矣。惟追王瞽瞍。故堯子爲勝國之賓。稱曰虞賓。與羣后皆來助祭。則追尊無如舜者。然且禘祫大事。國語稱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。無非舜親。與堯無與。何則。顓頊非堯祖也。祇南郊配天。國語稱郊堯宗舜。祭法稱郊嚳宗堯。總因舜不傳子。故後無所宗。並非舜不追尊也。且此皆開王之禮。異姓禪受。彼此易廟。與入繼大殊。以此引據。便擬非其倫。況言事又乖反乎。若漢宣之父。則初稱皇帝親。而既用禮官之議。稱悼皇考。立皇考廟于京師。則當時所云追尊者。亦不過如是已矣。至云光武不追尊。則尤可笑者。光武不曾繼元帝也。光武本崛起。原可自立七廟。自父南頓令以上至節侯爲四親。無所不可。特以身承漢裔。不繼前漢元、成、哀、平。似乎非高帝子孫矣。因考世系爲長沙定王之後。身與成帝爲兄弟。而哀帝從子。平帝從孫。因有當繼元帝不當繼平帝之議。而是時讖緯家言。則又有赤九會昌之文。謂炎劉以火德王。赤也。自高帝至元帝適當八世。而光武繼之。則九也。因之有繼元之說。見漢官儀。而其後用張純、戴涉諸議。直以元、成、哀、平代四親作高曾祖禰。而南頓以上。別立祠祭。然猶仍稱四親。如云南頓令稱皇考廟。鉅鹿都尉稱皇祖考廟。鬱林太守稱皇曾祖考廟。節侯稱皇高祖考廟。並未嘗不稱考不稱皇不立廟。如議禮所云也。祇張純眇學。稱元帝大宗。或曰太宗。則帝非大宗。元帝非太宗。一誤。廟寢不定。祀文、武、宣、元于洛陽高廟。祀成、哀、平于長安高廟。惟躬祭洛陽。而長安及南頓諸廟。皆使有司特祠之。則古王無攝祀祖禰。庶子王亦無代祀己親之禮。二誤。漢代不識廟制。既立高廟。又立世祖廟。而其後無廟無寢。往往于陵園侍祠。則大乖古制。三誤。若其設公私四親。則議禮至精。使廷和知此。便當于祖孝宗禰武宗外。

追尊興獻王爲皇考。立廟京師。則公私俱安。而乃誤信濮議。呼九閽。撼九廟。杖朴貶謫。血流殿廷。既陷世主以不義。而究之憤激所至。稱宗入廟。配天享帝。爲千秋萬世議禮之羞。廷和可謂不讀書誤人國事者矣。其後璁、萼謬誤。固不足怪。第以宋之歐陽修、曾鞏。明之楊慎。可稱能文。亦並不讀春秋、三禮及尚書、漢書。雖歐、曾二人發狠作濮議或問。動輒萬言。並無一語據典禮者。偶或有據。又無不舛錯。爾時何不攤尚書、漢書。將順光、頤。卽以所云不尊瞽瞍、南頓。而如其不尊堂堂正正稱考立廟。吾不知光、頤有何理說。然則歐、曾之文。楊慎小記家記註。皆無用之學。爲學古入官所不道者。先仲兄嘗嘆宋、明以來無一讀書人。實痛之。非毀之也。至于澄等又上魏明帝詔文。以作典據。亦係廷和指使之。然又自相矛盾。夫魏明詔文。正與光武事相反者。魏明以己無子嗣。預爲詔文。惟恐後此繼之者之顧私親。而先爲杜之。故以漢宣加悼考。光武稱皇考爲非。且謂後嗣有由諸侯入繼正統者。皆不得稱考爲皇。稱妃爲后。此杜撰無禮之言。正與大舜、光武二事相牴牾。而廷和既請帝遵大舜、光武二事。爲萬世法。而又上此詔。則顯然于漢、魏史書。並不一寓目者。楊慎安在耶。若夫光武之是。而魏明之非。則前已言之。且其說不止此也。說見後條。

七月。觀政進士張璁上大禮疏曰。節略。朝議謂皇上入嗣大統宜稱孝宗皇帝爲皇考。改稱興獻王爲皇叔父興獻大王。不過拘執漢定陶王、宋濮王故事耳。

漢定陶王並不改稱叔父。亦不改稱定陶大王。竟稱皇帝。唯宋濮王。程頤請稱皇伯父濮國大王。而英宗不從。使中書議。照漢宣帝稱史王孫爲皇帝親。而不改稱伯父。權宜罷議。使博求典故以聞。是廷和之議。

並未合定陶、濮國二故事也。今張璁欲更其議。似亦酒國中之能獨醒者。使稍有學問。便當歷斥其誕罔。不隨其所言相爲轉環。而乃開口便錯。莫知其非。安有濟乎。

夫漢哀、宋英。皆預立爲皇嗣。而養之于宮中。則猶爲人後者也。故師丹、司馬光之論。施于彼時猶可。今皇上入繼大統。以爲天下者祖宗之天下。亦天下之天下也。故遺詔直曰。興獻王長子倫序當立。初未嘗明著爲孝宗後。則陛下之興。實所以承祖宗之統。而順天下之人心者也。比之預立爲嗣。養之宮中者。較然不同。

自古無預立爲嗣之禮。既已預立。則與遺命迎立者何異。乃既不能言預立之非。又不識春秋、三禮所言爲人後三字之義。妄云預立者猶爲人後。將迎立者不爲人後乎。夫世宗之不爲孝宗後者。以爲爲武宗後耳。在當時諸臣。並無能言不爲孝宗後一語。今能言此語。可謂朝陽之鳴。而乃古禮茫然。仍不知世宗之當爲武宗後。且不知承祖宗之統之正是爲後。而以預養者爲爲後。迎立者爲承祖宗之統。不是爲後。則其不通與廷和等矣。

夫興獻王往矣。稱之以皇叔父。幽冥之中。臣固有不得而知者。今迎養聖母。以母之親也。稱皇叔母。則當以君臣禮見。恐子無臣母之義。禮。長子不得爲人後。況興獻王惟生上一人。利天下而爲人後。恐子無自絕其父之義。故皇上爲繼統武宗。而得尊崇其親。則可。謂嗣孝宗以自絕其親。則不可。或以大統不可絕爲說者。則將繼孝宗乎。繼武宗乎。夫繼統與繼嗣不同。非必父死子立也。漢文帝承惠帝之後。

則弟繼。宣帝承昭帝之後。則以兄孫繼。若必強奪此父子之親。建彼父子之號。然後謂之繼統。則古嘗有稱高伯祖皇伯考者。皆不得謂之統矣。臣耦謂今日之禮。宜別爲興獻王立廟京師。使得隆尊親之孝。則興獻王不失其爲父。聖母不失其爲母矣。

稱皇叔母。則當以君臣禮見。此精于論禮之言。卽此一語。可以回帝主之心。挫廷和之口矣。然璁知有此而不知有彼。夫興獻之不得稱皇叔父。猶之孝宗之不得稱皇伯父也。天子稱伯叔兄弟。總爲王臣。予前已言之矣。璁謂興獻不當稱皇叔父。而其後議乃欲稱孝宗以皇伯父。豈興獻不可臣。孝宗可臣乎。孝宗爲武宗之父。已升祖廟。帝方繼武宗。祀禰祀祖。而乃以王考廟中之皇祖。而稱之爲臣。是璁于此禮全然未懂。所謂皇叔母以君臣禮見者。皆好言自口。非眞知也。若謂長子不得爲人後。興獻惟一子。不得後人。則將使世宗回藩邸乎。抑亦利天下而仍留此乎。儀禮。支子後大宗。適子不得後大宗。此專爲宗子而言。予前言爲後有三。一天子。一諸侯。一大宗。大宗與天子諸侯。皆百世不遷。不可中絕。故絕則繼之。但庶族庶子。皆承庶祀。不當舍己祀而從人祀。故第以支子。不以適子。若天子諸侯爲後。則必須適子。禮所謂正而不體者。正者適也。若謂繼統不繼嗣。則尤不通。古何嘗有繼統繼嗣之分乎。天子諸侯與宗子爲後。皆謂之繼嗣。則皆可謂之繼統。宗子者。大宗之統也。若初爲大夫與士官師庶人。則並無繼嗣。何有繼統。如謂繼嗣者爲父子。繼統者不必父子。則全不解廟次與世次。而洵口妄言。夫廟中昭穆。卽廟中父子。雖弟繼孫繼。而一以昭穆父子該之。公羊所云爲人後者爲之子。正指此等。歐陽修不讀春秋。謬認爲漢儒之

言。所以其說每鶻突而不得白也。如謂古稱高伯祖皇伯考。則古何嘗有此稱。少牢禮稱皇祖伯某。謂伯者皇祖之字。猶之皇祖某甫也。其誤稱伯考伯祖者。皆唐、宋間事。大不足法。嘗考宋眞宗咸平元年。詔議太祖廟號。而有司議太祖稱伯。時張齊賢上議云。禮天子絕朞喪。安得宗廟中有伯氏之稱。詔禮官別加詳定。而禮官堅執。謂唐玄宗朝禘祫。布昭穆之坐于戶外。皇伯考中宗與皇考睿宗並列于南廂北向。同在穆位。又唐郊祀錄載德宗朝祝文。稱中宗爲高伯祖考。遂以伯考定宋太祖廟號。是唐儒無學。誤以臣子之稱。謬上中宗。而宋又承其誤而誤之。明明開國之君。既讓弟位。而又降稱皇伯。以貶夷之爲弟之臣子。唐在順、憲後祧則已矣。宋一代廟號。開國不祧。爲宗廟七世所創始。而其所題者曰皇伯祖廟。是有宋一代無祖矣。焉得有宗。無祖廟。焉得有宗廟。吾不知兩宋儒臣。其爲談經講禮者安在。夫廟號無伯稱。廟位昭穆無兄弟同位之例。予前已言之。且有廟制折衷一書。可以備考。固無容再爲贅及。惟是張齊賢所云天子絕期喪。安得廟中有伯氏之稱一語。亦皦然可念。而終以考據不明。不能爭執。今聰本無學。不過如齊賢之偶一見及。其無所發明。固不足怪。然舉一當反三。既知叔母之降在臣禮。而不知伯父伯考之與叔母同。吾有以知其資性之不敏也。至于立廟京師。固是合禮。然又無典據。祇是臆說。何足取信。其說見後。

辨定嘉靖大禮議二

毛奇齡纂

疏入。上遣司禮監官送至內閣。廷和曰。書生焉知國體。復持入。上熟覽之。喜曰。此論一出。吾父子必終可完也。是日。帝御文華殿。召廷和、冕、紀入。諭曰。至親莫若父母。因授以手敕曰。卿等所言俱有見。第朕罔極之恩。無由報耳。今當尊父爲興獻皇帝。母興獻皇后。立獻皇帝廟于京師。廷和曰。皇上聖孝。臣豈不知。禮謂所後者爲父母。而謂所生爲伯叔父母。蓋不惟降其服。又異其名也。臣等不敢阿諛順旨。仍封還手敕。不稱考。不立廟。

此時世宗忽欲改稱皇帝。實廷和堅執定陶故事有以啓之。初世宗歷敕博採舊聞。明據典禮。原欲集引三代禮文。前王故實。以爲証據。而歷求無有。但堅執以定陶已事爲法。則定陶稱恭皇帝。興國何不可稱獻皇帝。爾時廷和置對。當明告以皇帝之可稱與否。可立廟與否。與稱叔父了不相涉。而乃無辭可答。仍曰。所生當稱伯叔父。則驢頭馬背。欲世主之不賤惡而斥辱之。難矣。夫立廟京師。改稱皇考。則前王有其事。古王有其禮。前王之事。則前所云漢宣之尊悼考。光武之尊南頓君是也。若古王之禮。則細檢周制。原有三所自出之文。名三出王。亦立三出王廟。而庶族之入繼者居一焉。一是始祖祀所出之父。如大禘之祀帝嚳是也。帝嚳爲后稷之父。五年一祭。則立姜嫄廟于京師。以藏嚳主。此一出王也。一是大宗祀所出

之父。諸侯不敢祖天子而父天子。大夫不敢祖諸侯而父諸侯。故別子自爲祖。而祀其所出之父。以爲大宗。于是立宗廟于其國。如魯祀文王。鄭祀厲王。皆名出王。而爲文王、厲王別立一廟。名出王廟。猶之魯之祀桓公于其家。名三家之堂。此又一出王也。一是庶族入繼者所出之父。夫庶族爲先王分子。非其父爲先王之體。卽祖爲先王之體也。或祖或父。原有王子王孫之稱。其與列宗傳重者。相去不遠。而其子其孫。一經入繼。則追王之典。自所必及。雖禮云父爲士。子爲天子。祭以天子。其尸仍服以士服。然而既經追王。則文王皇尸。雖服侯服。而稱爲文王。是以庶族入繼。自所繼四親廟外。亦立親廟于其國。或一廟。或兩廟。名出王廟。此又一出王也。是以喪服小記曰。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。而立四廟。爲一所自出。尙書太甲疏曰。庶族自外入繼。雖承正統之後。已立四廟。猶必別立己之高祖以下之廟。喪服小記云。庶子王亦如之。謂庶族入王。亦自立廟。如正統所立廟。此正言繼統者立廟之禮。爲二所自出。大傳曰。別子爲祖。繼別爲宗。宗其別子之所自出者。百世不遷者也。爲三所自出。此歷考之經傳。按之諸儒之議禮。與漢後史官所記注。而無不然者。是庶王追王。必尊所出。既尊所出。則未有四親稱皇考祖考。而庶王所出不並稱者。是以漢宣、光武。皆立廟稱考。一如古禮。而特未嘗有稱帝之文也。或曰。三古無皇帝之稱。既如四親。則禰廟稱先王考廟。未有不稱王者。此準之中庸之上祀。大傳之追王。無不一轍。雖孝宣、光武。皆謙讓不稱皇帝。而定陶恭皇帝。則魏相言之。禮官並議之。三代以下。業有此舉。則亦古王有禮。前王有事之一節也。信如此言。則似廷和當時。宜兩引定陶、悼考二事。進商可否。或僅稱皇考而不稱皇帝。則世宗亦自甘心無辭。

即不然。必欲稱皇帝。則亦聽之。原無大礙。蓋稱宗。干宗法。有礙典禮。僅稱皇帝。則不干宗法。無礙典禮。說見後。唐玄宗稱兄爲讓皇帝。未嘗干唐代宗祀。有所未便。史記。文王爲西伯。即位五十年。已追尊古公爲大王。公季爲王季。又十年而崩。雖其說不經。然亦三古史家有如此文矣。讀書不核實。又無意識。必欲強之稱叔父大王。即皇考二字。亦抵死不許。及其後詞窮理屈。不得不從之稱帝。然又抵死合數百人爭一皇字。不得不從之稱父稱母。然又抵死合數百人爭一本生字。此等學問。不知從何處說起。嗟乎冤矣。

于是給事中朱鳴陽、史于光等、御史王湊、盧瓊等。皆劾璁諂諛宜斥罰。不聽。九月。興獻王妃至通州。禮部具議迎聖母。以王妃儀仗從東安門入。再議從大明左門入。帝俱不從。斷議用母后儀仗。由中門入。謁見太廟。朝議譁然。謂婦人無謁廟禮。張璁曰。古者婦三日廟見。孰謂無謁廟禮乎。妃聞議考孝宗。大恚。欲回安陸。曰。安得以我子爲人子。帝亦涕泣。辭慈聖太后。願避位奉母歸。羣臣惶懼。至十月。上諭廷和、冕、紀曰。朕受祖宗鴻業。爲天下君長。父興獻王獨生朕一人。既不得承緒。又不得徽稱。朕于罔極之恩。何由得安。始終勞卿等委曲折中。俾朕得申孝情。張璁乃復爲或問一帙。（倣歐陽修或問而重申己說。並無考據。）齎至左順門上之廷和令修撰楊維璁等阻之不得。帝覽之。亦以無據留中不發。乃草敕下禮部曰。奉聖母慈壽皇太后懿旨。以興獻王稱興獻帝。母稱興獻后。于是興獻后始至。由大明中門入。帝迎于闕內。不謁太廟。止見奉先、奉慈二殿而已。

母后用王妃儀仗由旁門入。無禮之極。前已言之矣。至于謁廟。則亦屬非禮。帝后承宗嫡。娶則朝廟。祭則

獻廟。死則殯廟。故以事外至。或當修謁廟之禮。諸王夫人無是也。若以古禮準之。則興獻爲憲宗別子。當自立憲宗一廟于興國。興國夫人可主饗獻。其于太廟何與焉。且帝以母后迎養來京。本無后至告廟之儀。又乖三月行祭之典。今情古禮。兩俱不合。而張璁獨以爲可。則有意異趣矣。且其所云三日廟見者。則又悖謬之甚者也。曾子問。三月廟見。謂娶婦之家。舅姑偕亡。則三月之後。時祭可行。必遣新婦入廟。饋獻舅姑。行婦見之禮。謂之廟見。故曰。不廟見則不成婦。謂不成子婦禮也。程頤誤讀禮記。改三月爲三日。而又不曉廟見之見死舅死姑。妄以舅姑在堂初至朝廟之禮當之。至今朱熹造家禮一承其誤。曰。新婦三日廟見于祠堂。此千秋萬世言禮者一大關目。（見昏禮辨正。）璁議大禮。既與頤說相牴牾。而此又遵頤之誤而復誤之。且詞有倫脊。毋論三月三日。婦見廟見。離經叛道。卽以至尊迎母后。而妄引士庶娶婦之禮以謬抵之。可乎。不可乎。

時兵部主事霍韜見璁言欲用。與同知馬時中、國子監諸生何淵、巡檢房濬各上言如璁議。而于是倖進之徒從此起矣。乃廷和則以持論不勝。倍加操切。狂恣殊甚。巡撫何孟春謂興獻不宜稱考。卽擢爲吏部侍郎。都御史林俊家居。上言當遵司馬光之議。卽起爲工部尚書。給事熊浹謂聖父聖母當稱帝后。而祀興獻于別廟。卽出爲按察司僉事。因除張璁南刑部主事。且謂璁曰。子不應南官。第靜處之。勿復爲大禮說難我可耳。　庚寅。帝下御札。諭加興獻帝后以皇字。廷和復堅執漢宣稱悼考、悼后。光武稱南頓、鉅鹿。皆無皇字。（今漢書皆有皇字。）若加皇字。是忘所後而重本生。任私恩而棄大義。臣請罷歸。（帝皇一也。何以

帝可稱而皇不可稱。何以稱帝非忘所後。而稱皇卽忘所後。不可解。上曰。慈壽皇太后懿旨。謂興獻帝與太后皆加與皇號。朕不敢辭。廷和見不可爭。力請罷歸。不報。嘉靖元年。淸寧宮小房災。廷和、冕、紀乃歸咎興獻加稱。祖宗神不悅。朝臣亦有言以春秋桓、僖宮災爲私立桓、僖二廟之故。帝乃心動。權從廷和議。稱孝宗爲皇考。慈壽皇太后爲聖母。興獻帝后爲本生父母。而皇字不復加矣。

據洪範五行。地二生火。而與天水爲牝牡。于時爲夏。于方爲南。于數爲二。于卦爲離。而于事爲視。于德爲禮。故見禮乖忤。則有火災。此正天象之最驗者。但以爲立廟之說所致。則不然。春秋哀三年五月。桓、僖宮災。董仲舒、劉向皆以爲此二宮不當立而立之。違禮者也。故災之。考春秋經傳。並無別立二宮之事。廟制。諸國五廟。在初立國時卽有之。歷代入廟。不過修飾之已耳。焉得爲桓、僖別造二廟。況四親稱廟。羣公稱宮。此稱爲宮。則羣公之祧宮也。桓、僖在四親壇墠之外。一爲十一世所祧之公。一爲八世所祧之公。總迎入祧宮。而分昭穆以享之。幾見祧公有別宮者。乃其說不通。又造言桓爲季氏之所出。而僖則使季氏爲世卿者也。故特立兩宮。則又不然。桓爲季氏之所出。則必立一廟于私家。前所云三家之堂。比之魯之立出王廟者。以爲大宗也。大宗則世爲宗卿。雖公子季友死于僖公之世。而大宗世卿。則非僖所能使爲者。且季氏所立桓廟。在三家私邑。此桓、僖宮災。在公宮之左。因司鐸宮火而延及之。焉得災及三家之堂。若僖宮再立。則純屬杜撰。春秋立武宮。立煬宮。凡立必書。未有書立僖宮者。董、劉大儒。亦且解經無理。至于如此。何況叔世。是以近儒有言桓、僖宮災。夫子早知之。此是何故。或者季氏專縱。舍昭公之子而立定公。

謬爲兄終弟及。因立煬公宮。示煬公爲考公之弟。可爲兄弟相傳之家法。故天特災桓、僖二宮。以爲隱、桓、閔、僖。雖屬兄弟。弑逆篡立。總屬非法。因各火其一以示儆戒。而夫子知之。此較之前儒稍爲近理。然亦不必者。聖人深意。非小儒所能測也。若以比今事。則後儒說近。前儒說遠。且此時方爭皇字。未及立廟。皇天喜怒。何足知之。

于是主事霍韜、巡撫湖廣都御史席書、吏部文選司郎中方獻夫、刑部主事桂萼。皆附璁以起。紛紛入奏。其言則猶是璁說。並不于璁說外別有發明。且並無典禮故實。有所証據。則附和雷同。不過容悅邀恩澤。而禮議壞矣。是時世宗亦不從其說。屢敕這典禮所據。尚未明白。著博考停當來說。蓋欲明明實據一典禮。使可適從。而無如兩家之俱不能也。

會上孝宗太后尊號曰昭聖慈壽皇太后。武宗皇后曰莊肅皇后。宜稱皇太后。聖祖母邵氏曰壽安皇太后。本生父曰興獻帝。本生母曰興國太后。自稱長子本生皇帝。不稱孝子。遣官詣安陸上本生父尊號。命司禮太監溫祥督禮儀。成國公朱輔上册寶。禮部侍郎賈詠題神主曰興獻帝神主。不稱考及叔。亦不敘子名。古制。七廟主皆不署考名子名。便遷轉也。此特于興獻主有分別耳。冬十一月。壽安皇太后崩。廷和定爲哭臨一日。喪服十三日而除。文移兩京。不以詔天下。禮官請素服御西角門。帝曰。朕哀慕方切。豈忍遽從所請。十二月。上壽安皇太后尊謚曰孝惠皇太后。止于二字。

本生二字。不見經傳。唯漢宣詔爲悼皇考置園邑。有司奏。禮爲人後者爲之子。故降其父母不得祭。顏師古謂此本生之父母也。因以禮所稱其父母者。謂其字卽本生字。然此是學者說禮之言。豈有帝父尊稱。

可加二字于其上者。況三禮所稱其母。多指庶母。以嫡母爲母。庶母爲所生母也。今忽加之父。則似父亦有嫡庶。大無禮矣。且父死稱考。母死稱妣。此卽孝子不忍斥其親之詞。比之諡號之易名。貴賤一例。是以穆考昭考。經有恒文。卽羣臣百姓。亦曰厥考作室。曰予小子考翼。曰百姓如喪考妣。甚至演易繫詞。其于幹父之蠱。猶且曰有子考。曰意承考。稱謂秩然。乃以堂堂天子之父。甫上尊號。而斥稱之曰本生父。本生母。喪心病狂。莫此爲甚。夫父猶考也。既許稱父。而必不許稱考。帝猶皇也。既許稱帝。而必不許稱皇。此種分別。出自何書。有明養士百餘年。較之前代。極爲優渥。而其所以報朝廷報祖宗者。至于如此。豈不可嘆。然且册文自稱。初曰姪皇帝。今曰長子本生皇帝。則議禮掃地矣。興獻無二子。何分長幼。不過欲避孝字爾。許稱子不許稱孝。究竟何解。若長子本生。則更屬無禮。以爲長子所本生耶。抑亦本生之長子耶。夫本生父母。謂子生于父母也。若本生長子。則父母生于子矣。而可乎。

若夫邵太后之尊號與其喪服。則寃抑尤甚。夫邵太后非他。憲宗之妃也。並非興王之妃所稱興國太后者也。以興王之妃稱太后。而曰母以子貴。則不通。何則。興王以子貴。故及后。是后仍以夫不以子也。若憲宗之妃。則徒以嫡庶之故。抑于大典。儻其子其孫。一當貴顯。則立加后禮。祭葬稱號。並無異同。此正春秋所謂母以子貴者。考春秋文四年。夫人風氏薨。卽文公所生之祖母也。風氏于僖爲母。于文爲祖母。然而于莊公則妃也。妃在莊公朝。壓于嫡姜。未嘗稱夫人也。至是以僖、文之貴。書夫人薨。則已加尊號矣。然且布告天王。遍赴列國。在周襄王則來歸賻。在秦康公則來歸襚。且葬以小君之禮。諡之曰成。是文公以傳

重之孫。推尊祖母。使莊公之妃。加謚加號。會葬祔廟。親與臣民行三年之喪。而夫子亦歷書之曰。夫人風氏薨。曰。葬我小君成風。曰。王使榮叔歸含且賵。曰。王使召伯來會葬。曰。秦人來歸成風之襚。未嘗于春秋有貶詞也。是以文帝生母薄后。崩于孫景帝之前二年。天子與朝臣並居重服。而東晉安帝崇安四年。亦以生祖母李氏之喪。儒臣徐廣輩援春秋之例。議服三年。是邵氏太后。其宜加尊號。宜特爲三年之服。實于古王之禮。前王之事。未有乖也。而乃減其謚號。奪其服制。不加十二字。并不行二十七日。忍情抑禮。其得罪國母。得罪人主。并得罪憲廟。可謂難堪。宜人主之一反所爲。并薄視所後而不之顧也。嗟乎。誰爲之已。武宗后稱皇后。則與世宗后何別。且后與君同。兩后即兩君也。武宗稱皇兄。武宗后稱皇后。皆大誤。

于是帝重念璁言。并席書、方獻夫諸疏。復下部曰。此關係天理綱常。仍會文武羣臣。集議可否。　三年春正月。楊廷和罷。　禮部尚書汪俊重合朝臣數百人。并給事中張翀等三十二人。御史鄭本公等三十一人。各抗章力論。上惡其朋比。俱罰俸。　值楚王榮誠儀賓沈寶、都察院經歷黃綰、錦衣衛千戶聶能遷各上疏。議與璁合。帝乃命取督賑侍郎席書、南主事桂萼、張璁并在籍霍韜。赴京集議。　會興國太后千秋節。命婦各上箋覿賀。至昭聖皇太后聖旦。則概免行禮。朝臣諫者皆逮訊。有論救者亦逮訊。據廷和之意。欲其厚所後而薄所親。今一激而盡反之。竟何如矣。

乃敕改本生父興獻帝爲本生皇考。恭穆獻皇帝。本生母爲章聖皇太后。且于奉先殿側別立一室。初意不過如此。禮尚書汪俊執不可。上切責罷之。特降中旨。以席書代俊爲尚書。朝臣諫沮者皆不報。　蔣冕亦

乞罷。五月。以奉先殿西室爲觀德殿。改題神主。奉上册寶。尊號曰本生皇帝恭穆獻皇帝。及璁、萼至京。請去本生二字。且改稱孝宗皇考爲皇伯考。疏未發。廷臣交章攻劾。且謀捶擊之。璁、萼稱疾不敢出。匿武定侯郭勳家。帝降中旨。命璁、萼爲翰林學士。方獻夫爲侍講學士。吏部尚書喬宇疏諫不聽。罷之。廷和子楊慎曰。國家養士百五十年。仗節死義。正在今日。何孟春曰。憲宗朝。尚書姚夔率百官伏哭文華門。爭慈懿皇后葬禮。此國朝故事也。王元正、張翀遮留羣臣于金水橋南。曰。有不力爭者共擊之。舉國發狂疾如此。於是合三百餘人。俱赴左順門跪伏。大呼高皇帝、孝宗皇帝。天崩地裂當斯時也。天下殆哉岌岌乎。帝命司禮監諭退。不去。金獻夫、朱希周乃詣內閣告毛紀。紀與石珤亦出跪伏。自辰迄午。帝怒。命錄姓名。收繫爲首者豐熙、張翀、余寬、黃待顯、陶滋、朋世芳、毋德純等八人于獄。楊慎、王元正乃撼門大哭。一時羣臣皆哭。聲震闕廷。上大怒。命逮繫馬理等一百三十四人于獄。何孟春等二十五人洪伊等六十五人姑令待罪。于是考訊豐熙等八人。編伍楊慎等三人戍邊。而杖王相等一百八十餘人于午門外。先後病創死者十九人。乃罷毛紀。調何孟春爲南工部。改孝宗皇帝爲皇伯父。而去皇考興獻帝本生二字。已改數次矣。

惟時持論不一。員外薛蕙負文名。作爲人後解。謂禮重立後者。重大宗也。適子不爲後。輕小宗也。爲人後者爲之子。雖言出公羊。實與儀禮相表裏。正言入繼大宗。當以所繼者爲父。而不稱伯父。何則。以大宗卽天子也。方獻夫作大禮論。謂天子諸侯無爲人後之禮。亦無大小宗之禮。言爲後爲大小宗者。

皆大夫士庶之禮。非天子諸侯也。是以春秋躋僖。而左氏曰。子雖齊聖。不先父食。其所云父子。祇是君臣之比詞。非父子也。唯仲嬰齊繼公孫歸父之後。而公羊曰。爲人後者爲之子。此所云父子。是眞父子。何則。以天子諸侯無宗禮。無爲人後之禮。故僖、閔兄弟不改稱。士庶有宗禮。有爲人後之禮。故歸父、嬰齊兄弟得改稱也。其時聞者亦並無可否。不能置辨。按春秋魯莊嫡子子般被弒。立少姜子閔公。及閔公立。于僖主又被弒。立成風子僖公。及僖死。子文公立。于僖主入廟時。謂閔弟僖兄。將使僖爲昭而閔爲穆。而宗有司爭之曰。子雖齊聖。不先父食久矣。謂閔久在禰廟而僖祀之。是刻父也。僖子也。今閔將升祖廟。僖將入禰廟。而乃越禰穆而升祖昭。是先禰後祖。失昭穆矣。文公不從。終升僖主。至定公八年。然後于祧廟之中。降僖閔下。故大子于升僖時。特書曰躋僖。曰逆祀。于降僖時。又特書曰從祀。其理自明。自後儒不善解經。謂閔君僖臣。比作父子。則于先禰後祖一語不應比作祖孫矣。儒說之不通每如此。餘說見前。若嬰齊事。則公孫歸父與仲嬰齊。皆東門襄仲之子。季文子于宣之末年。逐歸父奔齊。不爲立後。至成十五年。有仲嬰齊卒。公羊謂嬰齊爲襄仲子。古以王父之字爲氏。嬰齊焉得氏仲。此必歸父見逐時。以襄仲爲歸父後。爲人後者爲之子。一如僖兄之父弟閔。故以歸父爲父。以襄仲爲祖。而得以襄仲之仲字爲氏。而不知諸父弟兄爲後。惟天子諸侯得以改稱。大失。卽不得改稱。此正與獻夫所論適相反者。況春秋皆以父字爲氏。已字爲氏。又歸父並未立後。悉是謬說。其說見後。

大小宗之說。舉世不解。自漢師丹至宋爲濮議。無一不誤。師丹謂禮重大宗。所以尊天子之祀。不得復立定陶小宗之祭。而司馬光、王珪輩。遂謂陛下薄大宗而隆小宗。以至廷和亦曰。皇上入繼大宗。不當復顧小宗。殊不知天子諸侯。有何大宗。所謂大宗者。係天子諸侯之弟。正興獻王也。禮凡一君立。則其君之弟諸侯耶。則不敢祖天子。大夫耶。則不敢祖諸侯。因就諸弟中推其嫡與長者。名別子。自立爲祖。而但立父君之廟于其地。使諸弟諸子之繼之者。世世祀之。名百世不遷之宗。故曰。別子爲祖。繼別爲宗。如魯立文王廟于其國。謂之宗國。三桓立桓公廟于其家。謂之宗卿。皆百世不遷。此大宗也。至于小宗。則不惟不敢

祖天子。并不敢禰天子。不惟不敢祖諸侯。并不敢禰諸侯。與別子之得父天子父諸侯者。又復不同。因各以身爲禰。死立禰廟。而各使其子繼之。親盡則遷。爲五世而遷之宗。故曰繼禰者爲小宗。此小宗也。然則三代以後。不立宗法。倘立宗法。則憲廟一宗。在十皇子中。既已立孝宗爲後爲天子矣。餘九皇子中。當推興獻爲大宗。而立憲廟于興國。百世不遷。使興獻之子與諸王。皆各爲小宗。五世一遷。以共成此憲廟之一族。謂之憲族。是興國爲大宗。興國之子。則長繼大宗。次爲小宗。未聞孝宗爲大宗。興獻爲小宗也。乃天子諸侯本無宗。而祖廷和者。反曰有宗。天子諸侯方有後。方可稱爲後。而祖璁者反曰天子諸侯無爲人後之禮。是兩家言禮。皆明明與古禮相反。而以此誤身。以此誤國。以此誤先王。即以此誤天下後世。天昏地黑。至于如此。夫禮稱爲後。稱立後。稱置後。稱爲父後。爲祖後。庶子爲後。兄弟爲後。皆指天子諸侯而言。否則卿大夫世禪之有爵邑者。並無初命大夫及士官師庶人而有立後爲後之說。蓋後者後其爵位。非後其身體也。然且爲後改稱。如爲人後者爲之子。亦專指天子諸侯而言。即世爵大夫亦不改稱。何則。天子諸侯入繼者。本屬君臣。君臣即父子。故可改稱。大夫繼大夫。不屬君臣也。乃僖之繼閔。與嬰齊之繼歸父。事本不同。子不先父食。與爲人後者爲之子。其爲說無不同。而曰子不先父食。是比詞。爲人後者爲之子。是實詞。因以僖、閔之繼國。反曰非父子。歸父、嬰齊之繼大夫。反曰眞父子。是于經于禮。一概悖盡。而以此伸璁說。非附和即諂諛也。夫僖、閔之事。予前已言之詳矣。世宗之禰武宗。不禰孝宗。亦不必再辨矣。今即以歸父、嬰齊之事言之。嬰齊者。東門襄仲之子。公孫歸父之弟也。襄仲爲莊公別子。僖公父弟。已立莊

族爲大宗。身爲宗卿。在宣八年已卒于垂矣。其子公孫歸父繼父爲卿。屢聘列國。而宣公適死。季文子乘歸父未還之際。發其父襄仲殺適之罪。拒歸父于齊。是時宗卿之爵。不知其爲後與否。未之詳也。及成十五年。經忽書仲嬰齊卒。公羊謂嬰齊爲歸父之弟。宜稱公孫。此獨書仲。仲者襄仲字也。禮有以王父之字爲氏。無以父字爲氏者。此必歸父見拒時。立弟嬰齊爲歸父後。因以弟繼兄。而呼兄爲父。呼父爲祖。故得以祖字爲氏。而稱之爲仲。此與僖之父閔而祖莊。文之父僖而祖閔正同。信如此言。則以古証今。自當父武宗而祖孝宗。正可爲大禮集議之一助。而實不然者。嬰齊未嘗後歸父也。歸父自有子。名子家。羈。已身爲公族大夫。于昭公出奔時。追隨齊、晉間。多所匡救。及定元年。昭公喪歸。而子家氏義不見季孫。季孫憚之。請復以爲卿。卿者卽宗卿也。且使叔孫道意曰。季氏之願。願與從政立子家後。立子家後者。正立歸父之後。子家者歸父字也。是歸父見拒後。自成至定。歷四公七十餘年。並未爲卿。並未有後歸父者。而至此而始卿之。始後之。而公羊無賴。自造事實。然且其所謬據者。祇孫以王父之字爲氏一語。而不知春秋氏法。並不其然。春秋以己之字爲氏。叔牙卒是也。以父之字爲氏。叔牙之子稱叔孫戴伯是也。今嬰齊、子家羈兩世皆氏父之字。嬰齊以襄仲而氏仲。子家羈以公孫歸父字子家而氏子家。使公羊稍知策書。必不致造事以誤之矣。況夫子之經。前後條貫。成十五年之仲嬰齊卒。卽宣八年之仲遂（襄仲名）卒于垂。有以貫之。夫襄仲卒垂。猶之叔牙卒、季友卒之以己字爲氏。而于是嬰齊之卒。則書父之字以爲之氏。夫遂已氏仲。嬰齊不可氏仲乎。公穀悖誕。予于春秋傳歷歷引經以辨之。故大禮引議公羊有三。一曰。母以子貴。一

曰。爲人後者爲之子。一曰。以王父之字爲氏。雖俱不足信。而但考實禮。則爲人後者爲之子。與母以子貴。其說可徵。然據禮非據公羊也。至子以王父字爲氏。則人倫顚倒。天良滅絕。今吳中陋俗。雖士大夫家。亦有以子兄其父。弟父其兄者。動引公羊邪說。以爲之據。故予屢辨閔、僖事。以大正國家之禮。亦歷辨歸父、嬰齊事。以大正士庶人之禮。憂患使然。非喋喋也。

至四年。光祿寺丞何淵請立世室。崇祀皇考于太廟。命禮部集議。席書、璁、萼皆言不可。且曰。禮所得爲則爲之。禮所不得爲則不爲。大學士費宏、石珤、賈詠、尙書廖紀、秦金及九卿臺諫官各上疏力爭。俱不報。書等乃請于皇城內別立禰廟。名世廟。不與太廟並列。祭用次日。其後與孝宗同世。親盡則祧。帝曰。他日奉祧藏于何所。書曰。宜藏主寢殿。歲暮出祭。如太廟儀。帝曰。皇考生朕一人。入繼大統。宜世世不遷。乃以大禮告成。刊布全書。名曰明倫大典。加璁少傅謹身殿大學士。而追奪議禮諸臣官敕。自廷和以下若干人。布告天下。

何淵之言。卽他日上宗號。入太廟。配天享帝之先事也。天下惟禮可執。故曰執禮。亦惟禮可制。故曰禮制。在議禮之初。帝惟求有當于禮。故每曰。明據典禮。使至當來說。而無一得當。固已起人主以恣所欲爲之心。至小人行諂。忽進是說。則必驚心未雨。明告之以太廟世室必不可入之典禮。以折其邪心。然後進之以別廟之祀。祧遷之法。使世主可信。朝野可曉。宗祝有司可法守。庶幾浸淫之說。藉以少杜。而乃較之于得爲不得爲之間。則帝主之勢。假之以孝思罔極之謬說。何所不可爲。而大防隤矣。夫太廟之不得入。猶

之帝位之不得居也。人不傳重。誰敢居帝位。人不居帝位。誰敢入太廟。蓋生爲帝統。死爲廟統。然惟生統于帝者。而後死得統于廟。此其禮如歷然。甲乙排聯。而無數可越。謂之歷數。又如絲然。縑綿絡。而無斷可續。謂之統紀。是以太丁者。殷湯之元子也。太子洩父者。周桓王之父也。未立而死。則在殷、周帝紀。與殷、周廟位中。皆以太甲繼丙、壬。桓王嗣幽、平。而太丁、洩父。並不得預。此豈太甲不念父。桓王好禰祖哉。以爲生未統于帝。而死未統于廟也。今興獻雖聖。未經立儲。王族雖親。不及太子。彼尙如此。則此可知矣。是以王季稱王。太公入廟。皆開國之禮。與繼世不同。苟係繼世。則雖光武中興。明明崛起。而既繼哀、平之後。則南頓、鉅鹿。但稱考祖。春陵之祀。不亂七廟。何則。仍繼世。非開國也。夫開國者。士庶開之。帝王因而承之。至繼世則世世相接。君君相承。天下有非君而可以承君者乎。若自立廟。則不稱世廟。周制七廟。而以文、武爲不祧之廟。復加二廟于太廟之旁。謂之九廟。然而並不稱世廟。其稱世室者。則考工記夏后廟寢名世室。明堂位曰。魯公之廟文世室。武公之廟武世室。然亦天子諸侯廟寢不祧之名。且幷非俗儒無學所稱文王、武王之廟。以文、武二廟並不稱室也。又且稱世之義。正以世世承君爲言。亦惟魯公、武公世禪爲君。而加以不祧。故稱世。今繼立廟。何淵不得稱世室。張璁亦不得稱世廟。興獻非君。未嘗有世數也。況此是考廟。不是禰廟。夫考之與禰。似無分別。而實有殊者。考者父也。禰者親之之稱。尙書。典祀母豐于昵。昵卽是禰。而義與親同。是以古王出行。必載遷廟之主以行。謂之行主。凡屬行主。則不問何王之主。而皆稱爲禰。以禰祇是親。不專父也。考則專父矣。苟稱祖。加祖字矣。故此但稱考不稱禰。一則避七廟之嫌稱。一則

專而不通。向亦惟恐兄終弟及庶族入繼者。難于稱考。故作七廟者。特借此親親之通稱以代之。而今得稱考而反稱爲禰。是求親而反疎也。至立室太廟。則無禮之極。七廟不可八。九廟不可十。世數廟數。可叛亂耶。若夫祧廟之禮。則此係私廟。不在祧列。必議祧法。則當準公子私祭之禮。凡公子爲後者。于子祭。于孫否。謂繼嫡而爲人後。則私祭庶母。止于其身。而孫不繼祭。以恩有盡也。據此則此廟之祭。當止于世宗。而後此則祭之興國。而京師之廟。或撤之。或薦而不祭。差爲近理。第考孝宣之祀悼考。雖不入太廟。而祧遷次第。則列之文、景、武、昭之後。而共爲昭穆。故韋元成輩每議爲非禮。而欲去之。今縱不以是爲法。且亦不必竟列之昭穆之內。而孝宗、興獻同一世。次則隨孝宗所祧時而亦祧之。孝宗祧之太廟之室。而興獻則祧之興國之廟。爲百世不遷之大宗。則京師廟祧。而興廟不祧。或亦亡于禮者之禮也。自六經不明。三禮晦蝕。國家大典。茫然不解。此時何淵邪說。不早爲杜絕。則嗣此豐坊、嚴嵩。自可肆然而踵行之。何則。以總無定禮也。故豐坊進說時。論者謂廷和既罷。張璁又死。議禮之臣。亡斥殆盡。故其說得行。而不知豐坊之說。卽何淵之說也。坊說遲之十年之後。而淵說在嘉靖四年。正兩家議禮時也。世無學人。百璁、廷在朝。又何言說。然則繼此猶是矣。故吾于議禮之世。而深嘆經術之士。其爲人國所厚賴如此。

至十七年。揚州府同知致仕豐坊請尊皇考爲宗、入太廟。以配上帝。尚書嚴嵩成其議。請尊皇考爲睿宗皇帝。與太祖、太宗合祭同位。因于秋祭時彷明堂之禮。大饗上帝于皇極殿。以睿宗配之。而大禮終焉。議禮之禍。一至于此。

當何淵上議時。此時在廷和一家。則大學士費宏以下。俱有疏奏。若璁、萼一家。則諸議禮臣俱在朝也。席書爲宗伯。正掌典禮。初帥同部官彙疏力爭。既而合滿朝文武府寺部院臺省司監各衙門官。共八十六人。連名並疏。反覆辨論。可謂勞矣。以人主最親信之人。加之以滿朝文武公共衆多之勢。而洶口嘵嘵。支離濫漫。並無一可據之實。以致人主厭聽。直諭以諸凡所議。返覆執奏。違理悖經。姑不查究。著將夏、商、周典禮見于經書者。推詳博考。還會同多官。議擬停當。奏來定奪。是人主亦祇求一前代典禮稍可信從者爲之據耳。乃席書等回奏。謂臣等奉命以來。連日翻閱經史。夏若干世若干君。商、周若干世若干君。皆與今日之事不類。又翻閱六經四書。凡若干萬言。各有指歸。未有一言一事。與今日立世室祔祭太廟事理相符。蓋三代典禮。時異勢殊。不能強附而比合也。據此則藐經蔑禮。肆行無忌。皆璁、萼、書、獻夫諸君實指使之。夫既經史書傳。無一可考。前王無此禮。前代無此事。則稱宗祔廟。何淵言之不爲非。諸臣爭之不爲是也。何待十七年後。俟人再請之。而始變其議。然則豐坊所見猶晚矣。夫祔廟之禮。歷見前說。惟稱宗饗帝。尚未論及。試問今議禮者。亦知人主稱宗之果何說乎。三代無稱宗者。祇殷以太甲爲太宗。太戊爲中宗。武丁爲高宗。謂之三宗。而漢後遵之。當時議禮者。確守祖有功而宗有德一語。因以開代有功者。稱之爲祖。而其餘有德。則概以宗稱之。如西漢以高祖稱太祖。孝文稱太宗。孝武稱世宗。東漢以光武稱世祖。孝明稱顯宗。孝章稱肅宗。皆定之爲百世不祧之名。而餘俱無之。自李唐變制。祇以開代一君。名之爲祖。而其餘俱名以宗。此是何故。蓋以爲祖宗二字。肇于祭法。祭法重宗。宗則必以天子之身當之。與開代創

起以功立號者不同。故創起之君。諸侯士庶與夫匹夫而興者。皆可稱祖。而宗必身爲帝者。是以祭法。三代。夏后氏祖顓頊而宗禹。則祖與宗皆帝也。殷人祖契而宗湯。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。則祖皆非帝。而宗則必帝。誠以三代宗法。君卽是宗。除一祖之外。餘皆爲宗。不惟前君爲今君之宗。而今君卽後君之宗。是以身稱宗。前後君皆稱宗。而君宗之外。則伯叔兄弟、幼子童孫。皆不得與君爲宗。而別立一宗以分之。所以君之嫡弟。無嫡則長庶弟、分爲大宗。而君之庶弟。與大宗之子之支庶弟。又分爲小宗。而必不敢與人君之一宗相爲族屬。蓋君無共宗。宗無共稱。一君一宗。若是其嚴且重也。今興獻者。憲宗子也。天子之子必爲諸侯。諸侯不敢祖天子。是天子之祖。非其祖也。天子之子。必爲別子。別子不以親親君。別子爲祖。而繼別爲宗。是天子之宗。非其宗也。夫以成湯之元子。太甲之嚴父。未立爲君。則雖以成湯之慈。太甲之孝。而太甲稱君。太丁不稱君。太甲稱宗。太丁不稱宗。興獻雖爲天子父。而身非元子。世宗雖入繼天子。而身非元孫。其與太丁、太甲。猶稍有間、則亦何道而可以妄稱爲宗。以云經書。則此非經書。以云典禮。則此非典禮。夫廟制宗法。原爲千聖百王莫大之典。古聖有其禮。前王有其事。卽降至漢、唐。猶且一君一宗。恪守不亂。月令。祈來年于天宗。則日月星辰。在地者不得而入之。禹貢。江漢朝宗于海。則海爲澤宗。他水不得而預之。文王世子。太師詔之于瞽宗。則春誦夏絃。雖典書執禮。皆不得而妄干之。何則。宗在故也。至若明堂饗帝。則正是宗法。孝經云。宗祀文王于明堂。而國語云。祖文王而宗武王。皆指祖宗配帝而言。是以郊鯀郊稷。唯配一祖。而此則合祖宗而並配之。其所云祖。卽開代之有功者。而所云宗。卽繼之爲天子者。故

一祖一宗。一諸侯一天子。皆得以配上帝。今興獻身非天子。則已非宗。然雖爲王爲天子父。而非開代之君。則又非祖。非宗則不得與武王比。而非祖則又與文王之追王者大相懸遠。以此配帝。不惟無以處列宗。將置太祖、太宗于何地。此則三代典禮。與六經四書之俱不停當者。謂予不信。則請就予言而再繙閱之。餘說見前。

附或問。稱宗配天。直關宗法。然總重帝耳。既稱帝。何不可稱宗。曰。此猶春秋未成君而死者可稱君。然不可稱公。如晉里克弒其君卓。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。其稱君。以當爲君也。然不稱公。以實未成君也。定陶恭皇帝子貴稱帝。然實未帝也。可曰孝恭皇帝乎。

問。不王不入廟。恐其亂昭穆也。今同堂異室。則第增一室。于昭穆無礙也。何以不得入廟耶。曰。室猶廟也。同堂異室。創于漢代。然其制倍嚴。不特不爲君者不入。卽未成者亦不入。蔡邕曰。往見孝殤、孝冲、孝質皇帝。以幼弱在位未踰年。不列于廟。使太尉、司徒分祀三陵。夫孝殤、孝冲。皆爲帝子。祇孝質是支庶入繼如世宗者。然總以不成君。卽不得入廟。而祀于陵寢。是支庶入繼。本身且然。況支庶入繼之父耶。

問。古王不盡稱宗。漢惟孝文、孝武皆稱宗。其後或宗或否。故靈帝崩時。董卓、蔡邕皆以爲不宜宗。今謂凡帝皆宗。何與。曰。先王皆祖宗。後但加謚以別之。其不稱宗與皆稱宗而以謚法爲優劣。總一例也。不觀建武議六宗乎。秀才張髦謂宗卽祖考也。六宗卽三昭三穆六廟是也。然則凡帝皆宗矣。又漢稱入繼大統謂之繼大宗。宗統也。則何帝非宗統乎。

問。袁宏後紀載光武繼元帝後。不載追尊南頓事。恐有異義否。曰。後紀頗略。並無異義。況南頓追尊事。在本代皆據爲掌故。如安帝尊清河王爲孝德皇。名其陵曰甘陵。史臣以爲比光武章陵之稱。章陵者。南頓陵也。其後桓、靈追尊、凡稱皇立廟建陵邑。皆一倣南頓例。故曰。不追尊南頓。眞千古寃語耳。

問。光武既繼成、哀、平。而大司徒戴涉又謂兄弟以下令有司奉祠。兄弟者。成帝以後也。豈祖禰不躬祭乎。曰。成帝稱兄弟。便是非禮。殊不知此兄弟以下。皆先皇也。祖禰先皇。豈有不躬祭之理。俗儒但知世次。而不知廟次。故兩漢以後。率泥于伯叔兄弟恆稱。並昧此制。幸此時無廟、宣、元在洛陽。成、哀、平在長安。可藉口侍祠耳。若總列七廟。其能于廟中有祭不祭乎。

問。邵太后雖憲宗之妃。然興國母也。居興邸有年。一旦入宮而崩。而遽持之以重服。不亦過乎。曰、使其終于興邸也。抑又何言。惟一旦入宮而崩。則其禮有大異者。吾姑以已事言之。晉安帝崇安四年。太皇太后李氏崩。卽帝父武帝之所生母也。尙書僕射何澄及祠部郎中徐廣等議。皆引春秋魯宣服成風。及漢景服薄后爲辭。謂父之所生。體尊義重。且祖不厭孫。固宜遂服。爾時惟太常殷茂斷以當期。而徐野人與車胤復爭之。于是安帝服齋衰三年。百僚並服期。于西堂設菰廬。神武門施凶門柏歷。其已事如此。

問。漢文、晉武。原爲天子。故景帝、安帝得遂服。今興獻未爲帝。稍不同否。曰。興獻與漢文、晉武不同。而世宗與景帝、安帝不得異也。正惟興獻不傳重。而世宗傳重。故須持重服。今俗稱承重是也。且不讀儀禮乎。喪服傳不杖期章。有臣爲君父母之父母服期之文。夫君不應有父母也。君有父母。必其未爲帝者也。君父

未爲帝。其服君父母之父母。亦君服三年而臣服期。何異之有。

昏禮辨正

毛奇齡纂

本館據藝海珠塵
本排印初編各叢
書僅有此本

昏禮辨正目錄

總論　行媒
納采納吉問名　納徵
請期　親迎
婦至　婦見
廟見　婿見

昏禮辨正

清　毛奇齡纂

幼時觀鄰人娶婦。婦至。不謁廟。不拜舅姑。牽婦入于房。合巹而就枕席焉。歸而疑之曰。此非野合乎。若然。則娶與奔何擇焉。以問塾師。塾師曰。孺子焉知禮。禮不云乎。不成婦者不廟見。夫不先成婦。而謂可以見舅姑入祖廟。未之前聞。予曰。婦必寢而後成乎。塾師不能答。會先仲氏從郡歸。急舉似之。仲氏愀然曰。斯禮之不明。于今五百年矣。禮無不謁廟者。娶則告迎。入則謁至。曲禮曰。齋戒以告鬼神。此告迎也。左傳曰。夫人姜氏入。此謁至也。是故楚公子圍娶于鄭。有曰。圍布几筵。告于莊共之廟而來。辭以告迎。而鄭公子忽娶于陳。歸不謁至。則陳鍼子譏之曰。先配而後祖。是不爲夫婦。誣其祖矣。何以能育。則是婦至之夕。必入而告謁。謂之謁廟。亦謂之朝廟。苟不告迎。是爲蒙先君。蒙者欺也。不謁至。是謂誣祖。誣者詐而不實也。欺與詐。卽已爲夫婦。而同于不爲。故曰。是不爲夫婦。則是不謁祖者不成婦。而反曰不成婦則不謁祖。是明與其書而倒讀之也。且婦非薦寢而後成也。女之稱婦。在納采時已定之。而納徵則竟成其名。故納采辭曰。吾子有惠貺室某。室者婦人之稱。而納徵則曰。徵者成也。至是而夫婦可以成也。是以公羊傳曰。女在家稱女。在塗稱婦。則在家時雖成婦。然名而不稱。及出門而卽稱之。故往娶稱逆婦。既至稱婦入。春秋

書法。明明可稽。未聞曰。娶後三日而後婦身以成也。且夫廟見者。非謁見之見。成婦者。非夫婦之婦也。禮以爲婦至之夕。舅姑在堂。則舅姑爲主人。迎而拜之。謂之拜舅姑。而然後帥以謁廟。則此時之拜。賓主之拜也。猶之壻之拜親迎。雖舅壻交拜。而仍不謂之壻見。是以次日質明。則上堂而行婦見之禮。謂之成婦。昏禮所云成婦禮者是也。脫或不幸而舅姑已亡。則迎婦謁廟。以長者爲主。而上堂之見。質明無有。必待祭而後行之。而祭必以時。一時三月。則感物悽愴。于是入廟而修婦見之禮。謂之廟見。曾子問所云三月而廟見成婦之義者。誠以入廟見婦。不幸之事。故同一成婦。而婦見稱禮。廟見稱義。以爲婦見則棗栗腶脩。成子婦之儀。廟見則僅扱地奠菜。而特豚盥饋。不能再舉。但以意行之。而儀節未備。故不曰禮而曰義。亦曰義在所殺耳。然且夫婦之稱。成于納徵。而子婦之稱。必俟廟見始成之。重子婦而輕夫婦。假未廟見而婦死。則雖爲夫婦三月。而不移于祖。不祔于皇姑。歸葬于女氏之黨。曰未成婦也。則是久薦枕席。仍未成婦。而必成之於扱地一奠之後。晉江應元所云。貴其成婦。不貴其成妻者。蓋婦妻之辨。其爲重婦而輕妻。成在婦而不在妻。斷斷如此。自世不讀書。不識三禮。不深辨夫子春秋。祇以宋學爲指歸。而宋人著書。一往多誤。伊川程氏有三日廟見之語。而朱元晦作家禮。卽承其誤。而著爲禮文曰。三日廟見主人以婦見于祠堂。且曰。入門而不見舅姑。三日而始廟見者。以未成婦也。夫以曾子所問。夫子所言。三月而廟見成婦之義。明明正文。而乃曰三日廟見。不成婦不廟見。以三月爲三日。以廟見爲見廟。以子婦而爲夫婦。以死舅姑爲生舅姑。以不廟見不成婦爲不成婦不廟見。以致五百年來。自宋、元至于今。自流沙至于日

出。彼我夢夢。同入酒國。舉生倫大事。男女百年一大嘉會。而草草野合。涉于無賴。至請召賓客。往來簡帖。不曰三日廟見。則曰兒媳某日行廟見禮。抑又以凶喪不吉之辭。公然行之。嗟乎。先王先聖安在耶。予時聞其言。始而驚。既而悟。又既而憤然不平。以爲禮教衰息。安得日發仲氏言。而一一正之。乃驟丁鼎革。流離道路者。越數十年。每就人質難。而不得要領。暨歸休而仲氏逝矣。予嘗考宋學。推其所誤。大抵北宋宗周禮。而王氏誤之。南宋宗儀禮。而朱氏又誤之。荆公以周禮爲周公之書。而文公亦卽以儀禮爲周公所著。夫周公著書。亦復何據。獨不曰有夫子之春秋在乎。晉韓宣子聘于魯。觀易象、春秋。曰。周禮盡在魯矣。夫春秋何與于周禮。而善觀禮者。卽于春秋而得之。誠以先王無禮書。其所言禮。每散見之六籍之間。而春秋所書。較于周制爲尤切。故予傳春秋。直以禮、事、文、義。立爲四例。而以禮爲首。以爲春秋是非。固有周一代典禮所取正也。乃不通者目之爲春秋之禮。夫先配後祖。春秋之禮也。而知禮者譏之。則不祖者春秋之禮。祖卽非春秋之禮。而周之禮也。丁丑婦至。戊寅朝廟。春秋之禮也。夫子特貶而正之。則越日朝廟者春秋之禮。至日卽朝廟。此非春秋之禮而周之禮也。夫禮記者。夫子之後之書也。周禮、儀禮。雖或爲周時所著。然並非春秋以前夫子經見之書也。況儀禮闕落。舉無全禮。以儀禮無天子諸侯之禮。而謂天子諸侯必無禮。定非通人。以士昏禮無行媒朝廟之文。而謂昏禮無媒妁。昏禮不朝廟。是爲妄士。惜予本無學。而仲氏又逝。全禮不明。將以俟後之有學者。因先錄昏禮一節。記其所聞于仲氏之所言者。以就正有道。名曰辨正。嗟乎。世豈無知禮者矣。

【行媒】詩。娶妻如之何。匪媒不得。說文。媒、謀也。謀合二姓也。妁者斟酌二姓之稱。曲禮。男女非有行媒。不相知名。必先行媒而後可問名。坊記。男女無媒不交。周禮地官有媒氏掌男女之判。判者合也。合判曰判。猶之治亂曰亂也。又媒氏掌判妻入子。俗解判妻爲出妻之再嫁者。非是。離騷。吾令鳩爲媒兮。國策。處女無媒。老且不嫁。公羊傳。使我爲媒可。則因用是往逆矣。孟子。不待父母之命。媒妁之言。徐仲山傳是齋日記曰。士昏禮以納采爲第一禮。無行媒文。則世無謇修未通而可以行采擇禮者。此後世王者采宮婢法也。故曰。昏禮多闕略。此其一也。

【納采納吉問名】禮昏義有納采、問名、納吉、納徵、請期、親迎六事。謂之六禮。采者採也。謂採擇也。問名、請其名也。納吉者告卜吉也。納徵謂婚姻已成。徵者成也。一曰徵、聘也。今稱納聘是也。請期、告迎期也。親迎者婿往迎也。穀梁傳。禮有納采。有問名。有納徵。有告期。四者備而後娶禮也。此稱四禮。公羊傳註。婚禮成于五。先納采、問名、納吉、納徵、請期。然後親迎。此又稱五禮。昏禮五六。原無成數。公羊稱五禮。穀梁鑿定稱四者。以親逆非通接之禮。而納采、問名後。不當又納吉也。婚姻卜吉。自當在行媒之後。納采之前。假使采擇既訖。女名已通。曲禮所謂相知名者。而然後命卜。則萬一不吉。其可以吾子貺命加卜不良致辭也乎。且卜亦何必告也。穀梁說是也。穀梁係傳本文。若公羊傳注。則何休引士昏禮爲言者。故不同。士昏禮納采辭曰。吾子有惠。貺室某也。某有先人之禮。使某也請納采。則納采之前。必有成言。故有惠貺室某之詞。先仲氏曰。納采、問名、納吉作三禮。不無太數。按士昏禮文。原以納采、問名爲一事。祇一日一使。故賓使納采授雁。出復執雁入。問名授雁。如初禮。則一日一使也。今人無問名而有納采。則以納采兼問名。豈有過乎。周禮媒氏。凡男女自成名以上。皆書年

月日名焉。令男子三十而娶。女子二十而嫁。士昏禮問名辭曰。某既受命。將加諸卜。敢請女爲誰氏。註。謂氏者母姓。爲何母所出者。曲禮。女子二十許嫁。笄而字。幼時稱名。至此稱字。朱氏謂許嫁曰字。非是。昏禮。女子許嫁。笄而醴之。稱字。公羊傳。婦人許嫁。字而笄之。雜記。女雖未許嫁。年二十而笄。則笄與字又不必許嫁始稱矣。家語。男子二十而冠。有爲人父之端。女子十五而嫁。有適人之道。于此以往。則自昏矣。譙周曰。男自二十以至三十。女自十五以至二十。皆得昏娶。王肅曰。周官。三十娶。二十嫁。謂嫁娶之限不得過此也。左傳。國君十五而生子。禮也。二十而嫁。三十而娶。庶人禮也。禮正義。文王十五而生武王。尚有兄伯邑考。則且在十五前矣。此皆無可考者。越語。女十七不嫁。丈夫二十不娶。父母有罪。此句踐生聚之法。與禮不同。昏禮問名。必先問年月日而後及于名。周官所謂媒氏先書年月日名是也。蓋年較名爲尤重。男女伉儷。須先計年時。以辨長幼。其但稱問名而不及年月日者。舉一以該二也。且問名者。謂生時三月所命之名。男女均有之。故周官云。男女自成名以上。曲禮曰。不相知名。今但問女名而不及男者。以男名在納采時。已先通之。如云惠貺室某。某者卽男名也。若儀禮問名之辭。有曰。敢請女爲誰氏。註謂問女母所出之姓。則大謬不然。禮稱問名。未嘗稱問姓。卽曰以姓爲名。則女名父姓。如曰某姬某姜。未聞以母姓稱名者。嘗疑大夫不娶三姓。士庶一妻。有何異姓而需問乎。此或天子諸侯之禮而誤入于士禮者。然天子諸侯娶嫡女。而以庶爲媵。則娶必適出。又何庸問。且天子與諸侯求后。其爲女適庶多寡姓氏。皆后家自告之。故周靈王求后于齊。齊侯之對有曰。夫婦所生若而人。妾婦之子若而人。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。則曰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。而齊侯請繼室于晉。有曰。不腆先君之適。又曰。猶有先君之

適及遺姑姊妹若而人。不待問也。乃展轉不明。則又爲之解曰。氏者字也。女幼命之名。及長而易之以字。與男子同。所云誰氏者。言何字也。則又不然。據公羊傳。許嫁稱字。則問名時未許嫁也。據家語。十五而嫁。而雜記云。女年二十。雖未嫁而亦得笄。則十五可嫁。而笄之與字。必待二十。又不必許嫁時卽有字也。則問名非問氏。且非問字。尤斷斷者。若鄭康成謂問名有二。一是三日所命之名。一是長時所命名。如伯姬叔姬類。則仍兼字矣。名與字豈可混乎。古嫁女必卜。如陳懿氏卜妻敬仲。其妻占之曰。吉。晉獻公筮嫁伯姬于秦。史蘇占之曰。不吉類。周禮。大卜卜大封、大祭祀、大遷、大師、大喪。而不及婚姻。又大夫不藏龜。士庶不立卜筮人。秦、漢以後。又並無官師卜氏。可以下逮民用者。卽趣命于神。亦屬私節。故不必告。然卜則何可闕也。

【納徵】禮註。徵者成也。納徵卽納幣也。昏至納幣。成矣。曲禮。男女非受幣。不交不親。雜記。納幣一束。束五兩。兩五尋。八尺曰尋。五八四十尺爲一兩。則一兩四丈矣。二丈爲一端。二端爲一兩。兩者合二端爲一之名。乃又合五兩共十端爲一束。則一束者乃二十丈也。兩又名匹。周禮。凡嫁子娶妻。入幣純帛。無過五兩。諸侯加大璋。天子加穀圭。士昏禮。納徵用玄纁束帛儷皮。玄纁、象陰陽備也。束帛、十端也。儷皮、二鹿皮也。文中子曰。昏娶而論財。夷虜之道也。孝經鉤命決曰。五禮用雁。故自納采至親迎皆奠雁。惟此禮無者。以雁本贄物。非禮物也。古主賓相見。皆有贄物。雁者大夫所執之贄也。昏禮有攝盛之例。凡所用禮。皆可越一等行之。故士禮用雁。得借大夫禮。謂之攝盛。亦謂之下達。士昏禮于納采儀明云。下達用雁。則意可知矣。今人不解雁是贄物。又不解下達字。竟認爲納昏禮物。以爲昏禮必用雁。或云。取不再偶之義。或云。取順陰陽往來之

義可笑甚矣。古相見有贄。今無贄矣。且士昏禮每行禮。必用一士人爲之賓使。今但用媒氏。而以家隸子弟將命以往。賓且無有。贄將安用。且下達者士贄也。越級行事。不過一等。假使庶人皆用雁。則士可執圭璧用諸侯禮乎。何荒誕如此。春秋。莊公親如齊納幣。非禮也。納幣必遣使行之。親迎婿必奠雁。詩雝雝鳴雁是也。但此亦是贄禮。郊特牲。執贄以相見。敬章別也。鄭註。執贄者。卽贄所奠雁是也。今已無贄。則不用雁何害焉。唐李涪刊誤。謂雁非時不至。或代以鵝。而宋人且欲刻木爲之。則昏贄不用死。故士廢一死之贄而攝用雁。今反用死乎。士昏禮納徵辭曰。吾子有嘉命貺室某也。某有先人之禮。儷皮束帛。請以納徵。對曰。吾子順先典貺某重禮。某不敢辭。敢不承命。此賓主相見之辭。非禮書也。後人用以入禮書。非是。然自宋至今多從之。

【告期】告字本穀梁傳。詩。士如歸妻。迨冰未泮。家語。霜降而婦功成。嫁娶者行焉。冰泮農業起。昏禮殺于此。荀子。霜降迎女。冰泮殺內。語同。周禮媒氏。中春之月。會男女。于是時也。奔者不禁。以爲冬月不娶。則入春而已踰時也。若男女無家室。鰥寡不能自存。則又不待中春而遽使合之。詩註東門之楊曰。不待秋冬。鄭氏曰。女春盛而不嫁。至夏則已衰矣。召南迨其謂之。謂者謂告期也。易歸妹愆期。謂互卦坎離日月相違錯也。士昏禮。賓入。先請期而後告期。則期定自婿家。豈當向女氏請也。告則可該請矣。若白虎通義曰。昏禮請期。不敢必也。則直女氏爲政矣。可乎。

【親迎】詩。親迎于渭。大雅。韓侯迎之。于蹶之里。春秋。天子不親迎。使公卿迎之。祭公逆王后于紀。單靖公逆王后于齊。是也。諸侯則親迎。然或有故若疾病。及越境未便。則遣大夫迎之。莊公如齊逆女爲親迎。公

子翬如齊逆女爲遣迎是也。大夫以下則無不親迎者。雖越境亦然。鄭忽娶于陳。楚公子圍娶于鄭。襄仲娶于莒。莒慶齊高固娶于魯。皆親迎是也。公羊謂天子亦親迎。與左氏異。然知非是者。按漢高時。皇太子納妃。叔孫通議不親迎。或引文王親迎。孔子答哀公問冕而親迎爲言。而駮之者。謂文王非天子。孔子答哀公。爲諸侯言之。則天子不親迎審矣。唐陸淳謂尊無敵體。不當親迎。是也。惟士庶親迎。則諸書無異同耳。曲禮齋戒以告鬼神。謂親迎必告廟也。齊風。娶妻如之何。必告父母。謂親迎必告父母也。春秋。齊侯使晏嬰請繼室。曰。徼福于太公、丁公。晉侯對曰。自唐叔以下。實寵嘉之。皆以祖命爲辭。春秋。楚公子圍娶于鄭。公孫段氏。鄭不許入。對曰。君辱貺寡大夫圍。謂圍將使豐氏。即公孫段氏。撫有而室。圍布几筵。告于莊、共之廟而來。若野賜之。是委君貺于草莽也。又使圍蒙其先君。蒙、欺也。北史。北齊皇帝納后之禮。納采至納徵訖。告圜丘方澤及廟。唐皇帝納后。卜日告天地祖廟。開元禮亦載之。昏義。父醮子而命之迎。又曰。子承命以迎。士昏禮有醮辭。子有答辭。雜記。士弁而親迎。雜記。無大功以上喪可嫁女。無小功以上喪可娶婦娶妻。以易服未便也。傳是齋日記。士昏禮。婿爵弁纁裳。祭服也。女次純纁袡。助祭服也。乘墨車。從車二乘。執燭前馬。墨車、漆車。大夫車也。皆越等加盛。謂之攝盛。今俗易命服以此。若婿父有貴者。則子可用父車服。不必攝盛。女父有貴者亦同。何彼禮矣詩註。衣服不繫其夫。下王后一等。正父母服耳。昏義。婿至。主人几筵于廟。而拜迎于門外。揖讓升堂。再拜奠雁。今無雁。說見前。婦家亦告廟且迎婿入廟行事。則婦至可知矣。又納采、納吉、問名、納徵、請期五禮。婦家俱告廟行事。厥或士禮。而婿家未嘗一告廟。則婿家行事禮俱不載。不止此一闕也。而白虎通即曰。娶妻不先告廟。何鹵莽耶。坊記。昏禮。婿親迎。見于舅姑。女父母也。舅姑承子以授婿。恐事之違也。孟子。女子之嫁也。母命之。往送之門。往者女往也。送之門。已之門也。國策。婦車至門。教送母還。則諸母有送至婿門者。傳是齋日記。士禮。女父不降送。母戒諸西階上。亦不降。則與孟子往送之門顯相悖矣。據婿至時。既已玄端迎于門外。豈可來迎

而去不送者。即曰不送女。如白虎通所解曰恥之重去。然不曰有婿在乎。況春秋最重送禮。齊侯越境以送女。雖屬踰禮。然未有不送至門者。孟子可據也。往以此質之先仲氏。先仲氏曰。凡說禮。若易、詩、書、春秋以三禮皆孔、孟後書也。孔子定禮。贊易。刪詩、書。修春秋。凡易、詩、書、春秋四名。孔、孟習稱之。即四經中之文。孔、孟又習引之。即春秋諸大夫及諸子百氏。亦皆習稱之引之。豈有儀禮、周禮爲周公所著書。而自周初至戰國。並無一人舉其名引其文者。觀孔子雅言。但稱執禮。而不舉一名。春秋大夫但稱周禮。盡在魯。而並不引士禮、周官經一字。此可驗也。孟子雖戰國文。然其所引禮。三經無有。祇天子一位章。王制襲孟子、孟子不襲王制。則不從孟子而從士禮。非違經乎。

劉向說苑。拜辭父于堂。拜諸母于大門。諸母辭在已門。送至婿門。郊特牲。男出乎大門而先男帥女。女從男。夫婦之義。從此始也。昏義。婿出御婦車。而婿授綏。先俟乎門外。禮送女以卑送尊。不以尊送卑。故父母不親送。天子則諸侯送之。諸侯則諸卿大夫送之。大夫則臣送之。士無臣。則家有司送之。謂僕隸子弟也。士禮有饗婦人送者。則子弟之婦也。春秋。鄭忽如陳逆女。陳使陳鍼子送之。晉平公使韓須逆女。齊使陳無宇送之。古有送車之禮。女家自以車送之。齊襄娶王姬。詩曰。王姬之車。是也。又有反馬之禮。送車至婿家。則婿家留其馬與車。俟三月行祭。而後留車而反其馬。齊高固以秋逆婦。而冬來反馬。是也。鵲巢詩。百兩御之。御者迓也。此迎車也。百兩將之。將者送也。此送車也。泉水詩。還車言邁。鄭註。還車者。嫁時乘來。今思乘以歸。正送車也。詩有還車。春秋有反馬。官閥家自當行此禮。故禮鄭註云。士妻之車。夫家供之。大夫以上嫁女。則自以車送之。氓詩。以爾車來。以我賄遷。庶人安能送車乎。

【婦至】禮。婦至以昏爲期。韓奕。百兩彭彭。八鸞鏘鏘。韓侯顧之。爛其盈門。聽齋雜錄。婦至不用樂。然古有之。關雎。琴瑟友之。鐘鼓樂之。車舝。式歌且舞。皆是也。古有房中樂。工歌之。次間以簫籥。故懿氏卜婚筮辭。

有鳳凰于飛和鳴鏘鏘。象簫簫之聲。而郊特牲反曰。昏禮不用樂。幽陰之義。夫昏儀用兩。陰陽備也。易陰陽咸感爲娶女之卦。故蔡邕協和昏賦曰。乾坤和其剛柔。虞翻曰。歸妹宴陰陽之儀。未聞昏禮陰禮也。況喪禮輟樂。昏亦輟。何也。曾子問有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。記借作夫子之言則不舉樂亦有解。但止三日。且非幽陰義耳。春秋莊二十三年。丹桓公楹。二十四年。刻桓公桷。謂將娶姜氏。先飾廟以俟朝廟也。桓三年。夫人姜氏至自齊。朝至也。莊二十四年丁丑。姜氏入。戊寅。大夫宗婦覿。用幣。丁丑至而戊寅始朝廟。故譏之也。易歸妹上六。女承筐无實。士刲羊无血。左傳。晉獻公筮嫁伯姬于秦。其繇曰。士刲羊。亦無衁也。女承筐。亦無貺也。刲羊者。告至之祭也。禮凡告用牲幣。以少牢獻廟。如告朔之用特羊。故刲羊。此告禮。亦朝禮也。承筐者。用棗栗殷脩。以笲盛之。笲有衣。承而進之。所謂薦舍也。穀梁註。薦進而舍置于前。則朝禮也。穀梁傳。夫人姜氏入。內弗受也。何用不受。以宗廟弗受也。娶讐人之子。以薦舍于前。薦舍即承筐也。魯桓公爲齊襄所殺。而娶其女。故曰讐人之子。其義不可受也。左傳。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嬀。辛亥。以嬀氏歸。甲寅。入于鄭。陳鍼子送女。先配而後祖。鍼子曰。是不爲夫婦。誣其祖矣。何以能育。鄭衆禮註。昏禮先祭祖。謂之祖。然後同牢而食。謂之配。鄭康成極宗儀禮。至此無可解。謂祖是祓道之祭。夫祓道在迎前。斯時鍼子尚未至。何從知之。且後祖者。謂祖稍後耳。非不祖也。既合巹而又祖道。有是事乎。傳是齋日記曰。昏喪祭皆有主人。禮所極重。古無無主而可以行禮者。第喪有兩主。一是死者之父。一是死者之子也。昏祭祇一主。祭以子爲主。謂之主祭。昏以父爲主。謂之主昏。儀禮無主昏。何也。公羊傳。昏禮不稱主人。遠廉耻也。註云。婿有廉耻。不當自言娶婦爲主人。故必父主之。無父。母主之。又無。諸父兄師友主之。禮。天子諸侯無父母。或躬自命娶。然與主昏不同。曾子問。昏禮有吉日。如婿之父母死。則婿于葬父母後。必以婿之伯父致

命于女氏。以天子諸侯可自命。否則必攝主命也。何則。重主人也。春秋。桓王娶王后于紀。以魯桓爲主人。禮。天子娶后。必以同姓諸侯爲之主昏。故祭公逆后。必從魯往。娶后還京。必從魯歸。主昏故也。是天子無父且然。況大夫士庶。父母見在。而婦至閒然。絕無主人。一男一女。任其獮合。可謂禮乎。張南士曰。婦至時。父母出迎。以賓禮見。不以婦禮見。故此日稱見婦。次日稱婦見。然凡迎婦入門。揖婦入廟。導婦入寢。皆主人事。一如親迎時婦父之爲主人者。夫娶婦。婚家事也。婦家有祖有父母。而婚家反無之。著代之謂何。先仲氏曰。公羊傳。婚禮不稱主人。謂天子諸侯娶妻定無父者。無父則婚不得稱主人。以昏無自主之禮也。今士有父爲主矣。而士禮所稱婚爲主人。何也。故士禮。婦至。主人揖婦以入。此主人。婚父也。非婚也。婚迎婦家。婦父几筵于廟而拜迎于門外。揖讓升堂。再拜奠雁。今婦至亦然。婚父拜迎于門外。姑迎于階。升堂再拜。行承筐禮。而婚則相之。此時舅姑在堂。彼此答拜。雖曰拜舅姑。然賓主禮也。惟賓主禮。故次日復婦見。及薦舍朝廟。則婚奠幣而宗祝相之。禮告必用幣。反而入廟。命祝史告至于前。此時婚與婦並拜。以告至朝廟。婚婦所共也。然此猶拜尊禮。非交拜禮也。交拜在合巹時。于是主人導之至寢門。而婚揖以入。向使婦至時。婚卽爲主人。則婚導婦行。與婦同升焉。能復分階東西作主客禮。誤矣。昏義。婦至。婚揖婦以入。共牢而食。合巹而酳。孔疏。此婦至。至寢門也。同牢。同牲也。共一特豚而分食之也。合巹。以一瓠分爲兩瓢。各執一片以爲酳也。昏禮。括義。同牢。饌用特豚魚腊而殽。必全。以攝盛也。婦席在東。婚席在西。尊右也。對筵而坐。取齊一也。三飯三酳。終酳用巹。親有漸也。酳。婚拜而婦答。酳婦。婦拜而婚答。交拜之禮也。婚脫服于房。而媵受之。婦脫服于室。而御受之。男女交受之節也。婦至日卽成昏。或三日成昏。或三

月成昏、自唐、虞至戰國。皆無明據。惟士禮合巹後。御衽婦席在西。媵衽良席。（良夫也。）在東。皆有枕北止。（趾向北也。）則當夕成昏。他書未見也。若三月成昏。則賈、服禮註云。禮。婦至不成昏。無問舅姑在否。必俟三月祭祖廟後始配之。故春秋譏先配後祖爲非禮。是也。又春秋。季文子如宋致女。服虔註云。禮。三月成昏。故二月伯姬歸宋。而四月致女。致成昏也。（凡春秋致女必三月以此。）又禮正義引熊氏與鄭異義者曰。三月始成昏。故三月未祖。（祭祖。）未廟見。（祭舅姑。）皆不成婦。（死必歸女氏之黨。此皆謂三月始成昏者。若三日成昏。則魏、晉以來。有拜時之婦。謂子婦也。有三日之婦。謂夫婦也。張華曰。拜時之婦。盡孝于舅姑。三日之婦。成吉于夫妻。江應元曰。禮。三月廟見然後成婦。未廟見之婦。死則反葬。以此推之。貴其成婦。不貴其成妻。此則謂三日成昏者。然則當夕薦寢。急急匹配。不見舅姑。并不告祖廟。此皆南宋儒人誤遵士禮所至。而且成昏之後。又誤以盥饋之見。稱爲廟見。吉凶溷舉。昏喪無別。嗟乎。何以有此。（今杭俗以次日成昏。頗有廉恥。然陋需必詣之。因借饗送親之禮。遷延達旦。若請召賓客。必啓曰。某日廟見。問之則爭曰。此家禮也。哀哉。）

【婦見】昏義。夙興。婦沐浴以俟。見質明。（贊者。助禮。）見婦于舅姑。執笲棗栗。腶脩。（士禮。棗栗獻舅。腶脩獻姑。）以見。（此一節名薦笲。）贊醴。（舅姑以醴。）婦祭醴。成婦禮也。（成子婦之禮。此二節名醴婦。）舅姑入室。婦以特豚饋。明婦順也。（此三節名盥饋。）厥明。舅姑共饗婦。以一獻之禮。奠酬。舅姑先降自西階。婦降自阼階。（饗畢告歸。）以著代也。（此四節名饗婦。）士禮雜記。婦執笲見舅。拜奠于席。舅答拜。婦還又拜。其見姑無又拜禮。鄭註云。婦人與男子爲禮則俠拜。俠拜又拜也。郊特牲。明日。婦盥饋。舅姑卒食。餕餘。私之也。（舅食婦亦餕。）士禮。夫之御餕姑饌。婦之媵餕舅饌。謂之飯錯。士禮。舅姑醴婦。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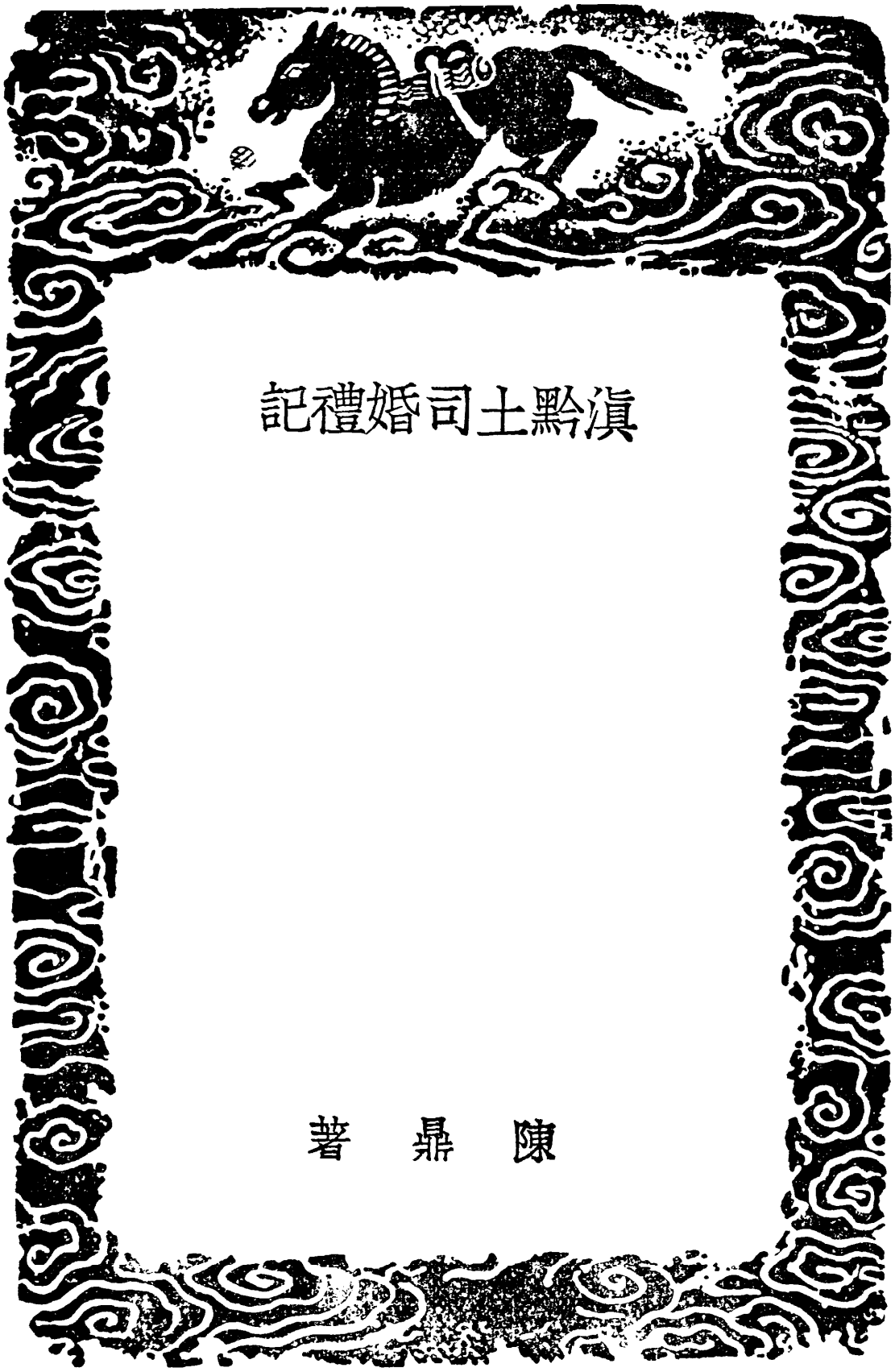
饗婦。皆婦至之次日一日行事。昏義。次日醴婦。又次日饗婦。則三日矣。各不同。今俗三日宴婦。本此。士禮雜記。婦見舅姑兄弟姑姊妹皆立于堂下。西面北上。是見已。見諸父各就其寢。此言婦見時。夫之兄弟姑姊妹皆于是時見之。惟見諸父則各就其寢而見之。不便使來見也。春秋。哀姜至。公使宗婦覿用幣。非禮也。女贄不過榛栗棗脩。以告虔也。此即見諸宗之禮。但此以朝廟後見之。與士庶在婦見時不同士禮。饗婦後有舅饗送者。僕隸子弟。以一獻之禮。酬以束錦。姑饗婦人送者。僕隸子弟之妻。即今女送也。酬以束錦。若異邦。則贈丈夫送者以束錦。謂姑兼贈男送者。傳是齋日記。納幣無過一束帛。今饗從人而反酬以四束錦。何不倫也。束帛五兩。是十端帛。合二十丈。四束錦則束錦五兩爲四十端。錦合八十丈矣。況帛與錦復貴賤相去耶。

【廟見】昏禮。舅姑既沒。婦入三月乃奠菜。曾子問。三月而廟見。稱來婦也。士禮。祝告某氏來婦。擇日而祭于禰。奠菜非祭。故又擇日祭之。孔疏謂即奠菜。非也。成婦之義也。女未廟見而死。歸葬于女氏之黨。示未成婦也。白虎通義曰。舅姑既沒。婦入三月奠菜于廟。以三月一時。物有成者故也。士禮雜記。婦人三月然後祭行。此言雜祭也。祭行者行祭也。謂舅在無姑。或舅沒姑老。則可隨夫助祭矣。故曰祭行。此亦明三月始廟見之意。後漢、魏、晉以來。有拜時之婦。即三月廟見也。張華曰。拜時之婦。盡孝于舅姑。三日之婦。成吉于夫妻。禮正義。廟見有二。庾氏云。舅姑有偏存者。則厥明但見其存者。以行盥饋之禮。至三月。更不須廟見亡者。崔氏云。厥明盥饋存者。三月又廟見亡者。

【婿見】士禮雜記。若不親迎。則婦入三月。然後婿見。謂見女父母也。亦如婦見醴以一獻之禮。無幣。

于輯是禮成。餘杭孫大白見過。舉此相示。大白曰。杜甫新昏別云。妾身未分明。何以拜姑章。此非先成

昏而後婦見耶。曰。先成昏而後婦見。三代皆然。何止杜詩。予前所云成昏有三。當夕成昏。則質明婦見。三日成昏。則四日婦見。三月成昏。則三月之後。婦見廟見。無不先成昏而後婦見者。特婦車初至。舅爲主人。出迎于門外。姑迎于階。則必先見舅姑。登堂交拜。行賓主之禮。然後舅姑率之以告祭成昏。則是婦至之日。必先見舅姑而後成昏。至之明日。則成昏而後婦見。次序秩然。今不見舅姑而先成昏。則無禮之極。豈可訓乎。若甫詩所云。則似唐人亦三日成昏者。其云。暮婚晨告別。無乃太匆忙。言暮雖合巹。未成寢也。妾身未分明。何以拜姑章。言此身未破難婦見也。明是三日成昏。晉、唐通例。不然。豈有暮已成昏而身猶未分明者。此可悟矣。



滇黔土司婚禮記

陳鼎著

本館據知不足齋
叢書本排印初編
各叢書僅有此本

序

余方十歲。卽從先季父宦滇。甫一載而季父歿。伯兄病。未隨任。去家萬里。舉目無親。寄旅曲川西郭漢壽亭侯祠中。一歲之間。親戚僮僕。老幼男女。死者四十餘人。櫬柩纍纍。環列兩廡。慘目傷心。莫可名狀。僅存庶季母錢、庶母兄伯可先生夫婦三人。及受業師梁溪華龍友先生。二幼婢。一小童。一老僕。一老嫗。八口之家。旅食維艱。滇、黔薪粒價低。而鹽值最昂。石值白金一斤。終歲咽淡。庶季母日夜窮鍼刺以給。不足也。時伯可先生無可如何。乃請余庶季母變簪珥爲貲。走閩、粵販烟。時國家初定東南。文武軍民。俱盛吸烟。烟大行。由是家稍給。而華業師又捐館矣。伯可先生工書法。能詩。又善鼓琴。孺人嚴氏善繪事。能吹簫。雖在窮餓中。夫婦常鼓琴吹簫以自慰。并以慰余母子。旣而伯可先生貨烟土司。遇龍宣慰長官。立談投合。留爲西席。課諸郎書法。餽白金百金。粟百石。由是家人得具衣履而不淡食。未幾。嚴孺人又歿。遺女方九齡。悲哀無已。庶母憐之。教之讀書寫字。以移其愁。遂通列女諸書大義。余自華業師沒後。無可師者。卽受書於庶母。年十四。通制藝。適奉詔改八股爲論策。遐方人不知經書論體。皆訝之。或有言陳氏孺子能文。文甚可觀。於是靖川遠近諸老儒龐眉皓髮者。垂二百人。皆來執贄門下。歲可得修脯粟二百石。遂成素封家矣。伯可先生旣館土司。又有婚姻之好。憐余母子遙絕。言於東道主。徙入宣慰父子咸愛余能文。立試七藝。皆中彀。遂以嫡長女許字焉。滇之東土司稱文物者。以龍氏爲最。蓋其先於周爲漢上諸姬也。其

族通漢書漢語者十九。而一秉周制。翩然風雅。浸浸乎禮樂之鄉矣。余年十六。卽僥倖於滇。原名太夏。字禹鼎。因官甌削籍。乃以字行而就軍功者也。十七。自京師還。畢龍氏姻。十八。舉長子嘉謨。妾蘭彷舉次子嘉誥。十九。舉三子嘉謀。明年。余羈春明。歲暮還。而內子以產得疾。於夏初先歿矣。內子名繼桓。字又少。幼余三歲。垂髫通僰文。善僰書。工寫花卉翎毛山水。通漢語。奉姑甚孝。待妾媵甚慈。平生無疾言遽色。不輕笑語。嘗默坐終日。與之相對。如坐冰雪窖中。結褵後。日從姑講習論、孟、女孝經諸書。目再過。輒能黯誦。期年。通大義。可捉筆行文。學衞夫人及二王書法。半載而粗得其槩。惜乎十七而卽不祿也。余年二十一冬。庶母命續錢氏名潔。字瑜素。海虞顧山鄉人。伯可先生長女也。少余四歲。知書能詩。尤善長短句。性婉淑。前婦在時。與之最相愛。每余出遊。卽同起居。長枕大被。相擁而臥。如同懷姊娣。及前婦永訣時。告之父母。以服飾珍玩罄室與之。曰。願二老視如己出。兒卽瞑矣。及歿。錢氏悲哀甚切。內父母因其事。余庶母孝。待其女眞。亦深愛之。卽爲己女以歸余。奩贈數倍於所產。明年冬。舉四子嘉猷。余復入燕。次年。以遊秦故未及反滇。而逆變矣。遂自京師從大將軍南征。越二年入關。筮仕永川。未幾。以註誤除名。遂從事制幕者五載。及滇、黔大定。余還而錢歿已十歲矣。問左右。皆曰。因亂離故。與君南北阻絕。以憂忿涕泣而死。噫。是余負之深矣。一婢藥珠。乃繼婦教成者。亦善畫。諳九章算法。能推步日月蝕。毫黍不爽。予方藉以爲解憂。期年。產一女。得血疾。未半歲而死。繼而家慈母亦歿。哀哉。何予生之不辰至此也耶。婢死後。搜其篋。得錢氏青螺稿幷余曩所記峒中風土一冊。四子皆請付梓。或者母氏藉此其久遠乎。然而奔走四方。未遑及也。

吁。又二十矣。今春。四子自滇於郵筒中以稿寄余。翻繹間。不禁感慨係之矣。因歷敘其艱難顚末。爲之弁而授之工云。暨陽鐵肩道人書於新安旅舍。

滇黔土司婚禮記

清　江陰陳　鼎定九著

滇黔龍土司。本驩氏也。於周爲濮上諸姬。左氏傳所載羅人、驩人是也。楚滅宋、蔡、羅、驩四國。俘其宗室。放之南徼。遂成苗彝。今滇、黔之間。有宋家、蔡家、羅家、龍家之苗。卽其裔也。四家之冠裳服飾。冠婚喪祭。一秉周禮。以十一月建子爲歲首。婚姻重媒妁。備六禮然後成。驩氏於三國時。伯仲從諸葛武侯平南蠻有功。兄王於滇東。爲龍氏。弟王於滇南。爲鳳氏。一去鳥爲龍。一增几爲鳳。世爲諸苗之長。蓋與黔西安氏火濟同受爵於蜀漢者也。故至今第宅仍王家規模焉。四家世爲姻好。嫁嫡長女爲嫡長婦。必一媵八人。古諸侯一娶九女之遺意也。然所媵或養同姓。或選良家。或庶產嫡女。則不能矣。中國士大夫嫡長子娶四家長官嫡長女亦然。王臣加於諸侯也。常人則否。長官女亦靳與常人。其宗族則勿論矣。余幼以文字見知於宣慰父子。以嫡長女許字。問名拜允。納采下聘。以及親迎奠鴈。一遵周禮。余飄流異域。一貧如洗。安能備禮。皆內父母資之而後行也。內父母以余爲士也。不可以蓽門圭竇而成大禮。乃爲治第於宣慰府西之里許。卽蜀漢阜東柘察第故址也。柘察者苗語也。峒主呼壻爲柘察。呼女爲以納。卽漢語郡馬郡主之稱也。龍氏既封王。其壻阜東時拜司隸副尉。曾列第於此。時以材武從武侯入蜀。官侍中。舉家遷焉。第遂廢。故卽其址而堂構也。四旁瓦草房數千楹。皆其族屬及僮僕所居。俱刀耕火種爲業。其浴淳龐。大有三

代遺風焉。第輕殺重姦罪，犯者男女皆斬。卽親子弟毋赦。其所屬部落。有作奸犯科。魘蠱劫殺漢人者。長官卽率衆掩而斬之。俘其子女以歸。若申請上司。動輒累歲月。彼奸苗卽擁衆叛。不可制矣。蓋不可治以鞭朴之刑。而威以斬殺之辟。庶乎得以久安長治也。所治第凡三十層。中十層。層各五楹。有頭門、儀門、大堂、二堂、三堂、皆平屋。其後卽書樓、妝樓、藏樓、繡樓、護樓、層各有廂。廂各二楹。三堂之後。左右各五層。皆樓。樓各三楹。廂各二楹。左右各分貯四媵。媵各侍女四人。老媼一人。虛左後一層爲內廁。右後一層爲內庖。三堂之前左右亦各五層。層三楹。廂二楹。皆平屋。左則二層爲外庖。庖前兩層居僮僕。一層豢騾馬。右則二層爲外書房。以待賓客。前兩層居僮僕。一層奉香火。蓋室西南隅奧是也。三堂之外卽宅門。常扃鑰。匙交宣慰府。欲啓。發牌付司閽者馳取之。旁闢一竇。深咫有半。置轆轤。所以進飲食者也。左右有巷。中絕別內外。內置銅缸。可容十石。以刳竹穿牆。引山澗水注之。分流各院。以應用。護樓後有隙地。可五六畝半。種箐鑿池畜水。以供浣濯。半爲曬曝地。周以大石牆。高數仞。牆外丈餘。卽巉巖峭壁。矗漢高山矣。其材木皆采於海南，大都鐵梨檀柘之屬。地墁鉛磚。夏不發潮。冬不作冷。屋成。費不貲矣。蓋土司於前朝盛時。多產五金珍寶。最稱豐富。所謂時逢至治。天不吝瑞。地不靳寶也。及其季年。諸貨絕產。而民困矣。余值其已衰。猶得叨其餘光。況全盛乎。去其居三十里。過峻嶺。卽有水道可達南海。通交趾西南諸國。故所用器皿。多紫檀花梨。焚皆沉速。安息之類。女子尙短衣。衣齊腰。長裙。裙百折或二百折。富者穿五重。貧者亦兩三重。男子亦然。其衷衣及褌。冬夏皆紵。處女夜臥。不脫不沐。臨嫁方沐。旣嫁。日一沐。沐畢。塗以蘇合油。貧者塗

以羊膏。故膚如凝脂也。其衷衣與裙相接。皆聯金扣以百數。裙口與羅襪相接。亦密以扣。扣皆圓而扁者。貧家以鉛錫爲之。合巹之夕始解。既定情。復起穿如故。生子然後去。惟仲家、牯羊苗、黃毛猺、白猓猓、黑猓猓五種苗。以跳月爲婚者。皆不裙。跳月爲婚者。元夕立標於野。大會男女。男吹蘆笙於前。女振金鐸於後。盤旋跳舞。各有行列。謳歌互答。有洽於心。卽奔之。越日送歸母家。然後遣媒妁請聘價焉。既成。則男就於女。必生子然後歸夫家。周禮。暮春之月。大會男女。過時者。奔之勿禁。不及時者。勿許。今此五苗。無論過時與不及時者皆奔。殆其流弊歟。長官家女有縛足者。民間多不縛。便於工作也。其縛也甚易。山中有草曰威靈仙者。取其根汁煎濯之。不數日而步步金蓮矣。苗種類甚多。而習俗各異。婚禮亦不同。惟宋蔡、羅、龍、鳳四姓得其正。其條節甚繁。不用樂。三月廟見方作樂。大會親戚。新郎君見長者。用斑竹箸雉羽扇爲贄。長者贈以硃砂石青牛馬犬豕。新婦見尊者。用棗栗榛松爲贄。尊者贈以峒巾苗錦金寶簪珥。此四姓五家古例也。余娶時。雜行漢禮。用樂器。兼苗中銅鼓。親迎。絳紗燈百對。竹炬百燎。火爆以千計。綵輿藍蓋用先人儀仗爲前導。羊一牛一豕一犬一。皆塗以彩。酒二甕。錢百緡。犒司閽。其執事人皆役所屬諸苗。抵府奏樂者七。發炮者七。開門。外舅公服趨立阼階。爾雅。妻之父爲外舅。揖壻及儐相入。儐相皆庠中知名士閑於禮者也。具巾衫頂帶以從事。壻與相者從右入。再拜堂下。相者引壻升堂。布席南向。請外舅坐。外舅辭焉。壻八拜。外舅受四答四。壻下堂。奉雁幣陳上奠之。再拜畢。壻與相者東向坐。外舅北向坐。進桂子湯者三。鞠躬者六。相者引壻入後堂。發炮者三。奏樂。垂簾。相者凡三誦詞請外姑。爾雅。妻之母爲外姑。少頃。外姑率媵出。坐簾

內。壻八拜於簾外。亦受四答四。卽命坐簾外。進梅花湯者三。飲畢。簾內一緋衣老媼出。以軟紅羅丈許束壻腰。牽入簾內。相者不得入。外姑引入三堂。再拜訖。及遍拜諸媵母。母皆跪答。引之南向坐。外姑西向坐。諸媵母皆退。外姑一等坐。進玫瑰湯者三。畢。又進棗栗蓮子湯者三。每進湯。必再鞠躬。畢。起再拜謝。外姑出贈金玉盃各一對。金象箸廿雙。金銀鎮紙彷圈各一對。金二條。銀二錠。命緋衣媼送出大堂。坐席演劇。飲三爵。徹席更衣。上攢盤。又飲三爵。起。復衣公服。相者引至堂下。再拜謝。外舅乃出緞紗綾羅各十二束。黃金十二錠。玉碗二隻。古爐二座。爲贈。壻再拜謝。引壻從後堂歷三堂。由書樓至妝樓。凡門、相者必唱禮再拜。謂之拜門。將見其女。故重其門而勞壻也。吁。有苗氏可謂愚矣。夫拜門豈見門而拜之謂耶。門何知而拜之乎。相者出。外舅引壻見外姑。又兩揖兩拜。諸媵母亦兩揖兩拜。乃引壻中堂北向立。奏苗女樂。數十小婢衣緋擊諸葛銅鼓。震天。盤旋環遶於庭中。謳苗歌。抑揚宛轉。如鶯啼芳樹焉。俄而衣緋媼以朱絲一縷。繫壻左臂。引絲入室。繫女右臂。牽出。女以錦蒙首。與壻並立。拜其祖宗神位。凡八拜畢。夫婦交拜。次拜外舅姑。凡八拜。命坐。外舅姑北向。諸媵母皆侍立。壻與女東向並坐。緋衣媼揭女繡蓋。以面示壻。諸媵母俱作苗語嘖嘖頌女。若曰。吾女不辱壻也。送粉團湯同牢。壻與女皆侍女引匙進食。畢。外舅引壻出。女送壻出妝樓。至書樓中堂止。緋衣媼解壻左臂絲。引女還。緋衣媼者。女儐相也。已而呼相者入。更苗錦衣。舞蹈。擊銅鼓。謳苗詞。請新人登車。引車入。舉家涕泣以送。媵母擁女登車。諸媵女皆涕泣就車。內擊銅鼓吹蘆笙送之。樂奏天鵝聲。外發炮開中門。外舅送壻至堂下。鞠躬者三。上馬。奏樂馳歸第。少頃。鸞車至。諸

女親於大門外設香案焚楮帛送家神畢。迎入書樓。相者誦詞三請新婦。緋衣媼持鑰啓門。引新婦右臂朱絲付新郎君。牽新婦下車。侍女扶諸媵出。共簇新婦歸臥房。相者立中堂唱禮。夫婦交拜。諸媵皆隨新婦後行禮。不坐牀。席地而坐。飲交盃。諸媵皆鴈行列坐。新郎君新婦各一飲。捱遞諸媵飲畢。相者擊銅鼓。歌喜詞。撒紅豆。爲祝多男。奏樂畢。相者請新郎君安諸媵室。乃與諸媵皆出。緋衣媼卽合房門爲新婦更衣履。進香湯。凡三沐焉。相者引新郎君先從右奏樂安室。其俗尙右。故先右。侍女扶媵者參新郎君。新郎君坐受二拜。答二拜。老媼進媵者酒。手奉新郎君飲半。媵者接跽飲畢。起。鞠躬者四。侍女扶入幃中。相者復引新郎君安第二室。亦如之。西四畢。至東四。俱如右。相者引新郎君還正室。更衣畢。相者出。新婦出迎。鞠躬者四。新郎君答以四揖。相攜入繡幃。諸媵者新沐畢。更衣俱來幃中。亦鞠躬者四。新郎君新婦答禮畢。告辭各歸房訖。雞初鳴。諸媵俱櫛沐至新房。遞茶道喜。候新婦妝畢。偕新郎君於姑寢門外遞茶。姑受茶不接。見令婢辭焉。新郎君新婦率諸媵於寢門外再拜而退。新郎君卽公服策馬。詣外舅府謝。先於大堂拜外舅畢。入後堂拜外姑。留飲。陪者皆其娣姒姑姊之屬。以百數。俱各再拜。飲畢歸。日暮。新郎君新婦率諸媵遞酒核。姑亦辭焉。如前行禮而反。如是者五日。第六日。張樂設席於後堂。新郎君新婦先拜天地。次祠家神。次祀竈。次拜姑。次女親。次小姑。諸媵者俱隨。新婦後行禮。南向一席坐新婦。東向八席坐媵者。西向四席坐諸女親。西北向一席則姑小姑主焉。姑遞杯箸。新婦跪辭。小姑代行禮畢。新婦跪遞姑杯箸。次女親。次小姑。飲三爵。徹席更衣。再飲三爵。新婦率媵下堂拜謝訖。隨姑入室。爲姑進幃帳衾枕。衣服首

飾。奉沃盥。候姑寢。乃率諸媵退。自是每雞初鳴。必起櫛沐。率諸媵至姑寢門。如未醒。卽默候。旣醒。卽呼內侍女啓門入。爲姑著衣履櫛沐進早膳訖。乃退。中午。亦率媵奉飯。每日以一媵侍其役。日暮。爲姑滌溺器。整衾枕。候寢然後退。日日如是。如疾病。必令媼請假。俾諸媵奉事如前。三月。請設三代祖宗神主。夫婦率媵謁焉。盛設酒筵。大堂會男。後堂會女。夫婦執贄遍拜長者。各受貽贈而成婦焉。余幼時膽最怯。常聞舅氏錢伯可先生曰。苗俗淫亂。惟蔡、宋、羅、龍、鳳五家風氣最正。卽親子弟姦僮僕婦女。必殺不宥。余悚然。於是每遇苗女豔者。皆不敢仰視。及僥倖後。入見座師大主考閻公。問曰。尊庚幾何矣。余對曰。十六歲。副主考沈公問曰。曾有姻事否。余卽頸面發赤不能答一辭。同年友項汪蕙代答曰。想猶未爾。沈公曰。尙赧顏耶。閻公曰。如未聘。到京聯捷。吾爲子執柯。余益羞赧不能對。及合巹時。一由儐相主持。唱揖卽揖。唱拜卽拜。安諸媵室。以爲皆送親來之女。我有主道。故相者令我安之也。至於媵者奉酒。直以爲內家之人。敬我新郎君耳。自後日見其同婦事姑。稍稍悟其爲侍妾。又見其與婦同起居。若非卑賤之流。見余輒侍立。並不敢抗坐。夫婦又言語不通。婦固識漢語。而不能講。雖解余言。而余不解其言也。故無可問處。竟不識其爲何等人。總由處於萬山之中。孤陋寡聞。別無交游知心同輩。爲我談其風俗。又在家日少。總不解其語言。止有一慈母之舅。又老成持重。亦難以褻語與甥言。家慈平日極嚴。又不敢問。亦難於啓齒。且家慈亦不解苗語。故無從以教余也。一表妹卽慈母舅所出。年雖幼。最聰穎。然以異姓故。見余輒匿影。踽踽涼涼。甚可悲也。且心又畏舅氏親子弟必殺之言。故平日見諸媵者。皆以賓客待之。不敢或狎也。初外姑月一

至。三月之後。月兩三至。或四五至。至輒熟視女眉目及壻眉目。時與室老作密語。我又不解其所語何事。揣其意。若壻與女未嘗定情者。又時時密問女。女輒融然面赤。俯首不答。固問。固不答。彼輒頓足而去。我見之。煩悶欲絕。家慈亦訝之。詰予故。予以不解對。家慈煩懣抑鬱。惟吁嗟而已。他日又來密問女。見女不對。輒垂涕。女不得已。乃附其母耳語數語。彼輒翻然喜悅。撫予肩背者再而去。曩外姑數與室老密語。妹侍家慈常陪從。盡聞之。時妹在苗中兩載餘。盡解苗語。知其所語。故及家慈見外姑屢形不豫之色。心甚憂之。妹告母曰。毋憂也。無他事耳。我知之矣。又不告母所以然。蓋難於言也。而母憂疑益深。余益不安。及半載後。夫婦言語相通矣。我能解苗語。內子及諸媵妾皆學於家慈。略通漢書。能漢語矣。因問內子。曩者尊慈密語頓足垂涕者何耶。內子告以故。果不出予所揣也。室老者。老年寡居有德之婦。亦龍氏宗人也。聘來掌一室之事。舉室聽其指揮。善僰文。室中舉動。皆登僰簿以報內父母者也。爲人極端嚴。內子及諸媵并侍女稍不合。輒罵詈。輕則揮掌。重則提以杖。見之無不膽落。忽一夕。外姑攜酒筵來。大張花燭於下房。盛設幃幔衾枕。令媵者蘭彷嚴妝出拜家慈。再拜余夫婦及室老諸人。然後拜外姑。各奉酒三爵。畢。歸下房。日暮。外姑去。家慈亦入內子攜雙燭引余寢下房。余曰。何爲者。內子曰。寒門家教。凡女子適人。半載不孕。即令媵妾入值。冀早生子。今妾空侍巾櫛六閱月矣。蘭姊長。當首入侍。故家慈送花燭來耳。且男子結褵。敝鄉風俗。期一年舉子。不舉則嗣續艱矣。故家慈前者之皇皇。爲妾之不娠也。予方悟。乃就下房寢。雞初鳴。室媼促媵者歸。內子亦起櫛沐。須臾。諸媵集。即率往家慈處。遞茶萬福。奉姑櫛沐。早膳而退。促予

詣謝外姑。行再拜禮焉。自是間兩日。蘭必入值。至雞初鳴卽去。詩所謂戴星而往還者是也。兩月蘭不孕。內母如前攜花燭酒筵來送甄姑入值。月餘。內子有孕。蘭與甄俱孕。孕者室老卽不令入值。且有厲禁。蓋苗中嬰兒最忌種痘。痘必死。百無一二生者。其氣又易沾染。卽壯夫染之。無不痘。痘無不死。常因一兒痘而禍延一鄉。竟絕噍類者。求其不痘。無如一受孕卽不與男子同處。則他日所產兒。決不痘矣。故大家有室老之設。專護其事。小戶其姑卽嚴護之。其孕也易識。今夕受胎。明晨婦眉間卽有一縷紅絲隱隱而現。大家婦人每早必參見室老。室老一見卽知。曰。若有孕矣。毋與男子同處。立爲移置別室。夜必扃鑰。室老日夜隄防。至七閱月胎成方解嚴。蓋關係非一人一家故也。外姑聞三婦皆有孕，大悅。以次備花燭酒筵。送媵者鄭重、琬香、蕙雪、安節、蕊珠、瓊鈿六女入值乃已。從嫁八媵。半屬宗人，半選良家。大都其家臣之女也。其齒以內子居中上。而遞長至四齡止。下而遞幼至四齡止。蓋亦周制也。服飾皆同。惟內子多一金項環。而釧則起花金樣也。他皆素金爲之。琬香者。良家女也。長內子一歲。同月日時生。聲音笑貌皆同。惟髮差短耳。餘皆酷肖之。至余結褵半載後。夫婦言語雖通。然倉卒間常不能辨之。往往見琬香來。輒起欲拉與語。彼曰。我非小姐也。郎君幸尊重。如是者屢矣。室人皆目笑之。卽家慈亦嘗錯認爲媳而呼焉。蓋無一不相同。不能辨也。他日內子與余作戲，以項環戴琬香。令入寢室。余方踞坐於榻。以爲內子來也。卽欲拉與語。彼輒翩若驚鴻。踉蹌趨出。余深訝內子之急遽異於尋常也。少頃。內子入。項無環矣。余以爲琬香也。問之曰。小姐何在。內子曰。誰爲小姐者。輒與余並坐於榻。余又深訝琬之唐突。蓋媵者向不敢與主人抗

也。須臾。琬入。探環戴內子項。顧余曰。還郎君小姐。舉室皆鬨然一笑。古語云。人心之不同。如其面焉。謂面皆不同也。然天下竟有相同者。豈特仲尼、陽貨而已哉。大都苗女狀同者最多。余往往見有雙雙而來。似無分於彼此者。不特親姊娣然也。乃至妯娌姑嫂亦有然者。甚而相隔數十百里亦有相同者。不一而足也。蓋苗中之山峯巒多有相同者。故產人面目亦多相同也。內子嘗謂余曰。妾年十七必死。繼妾席者必琬香也。夫子善視之。善琬香卽善妾矣。余怪而詰之。故對曰。妾嘗夢遊一山。有瓊樓玉宇焉。一女冠引妾入謁玉眞仙姬云。仙姬錦衣霞冠。南向坐。妾拜於堂下。旁一女官以笏指妾謂姬曰。是女慧且有道緣。可留爲侍。仙姬曰。尙幼。姑令讀漢書。須十七齡耳。遂揮妾出。妾還至臥室。見一女踞妾榻。妾叱之。因驚晤。後家君選媵得琬香。妾一見。卽夢中踞榻之人也。妾之榻。誰得而踞之。而踞者乃琬香。故繼妾席者必琬香也。且曩無識所謂漢書者。今從姑讀論語、孝經。非漢書而何耶。故知妾十七必死也。余聞其言而悲之。然夢也。烏足以爲據。後內子果十七而死。未半載。而琬香亦故。余卽續錢氏繼席之說。殊謬。蓋內子與琬香狀相類。夢魂自外來。見踞其榻者卽己軀也。非琬香也。不自識其爲己軀而叱之。適琬香狀與相類。故疑繼其席者爲琬香。而琬香卒不應也。各媵女獨處室。室老皆有法。不許偃仰縱橫。既覆以衾。外加繡袱。四角鎭以銅獸。重或至二三斤。若不令其轉側者。寢後卽禁復起溲溺。幃外張燈徹夜。榻前每夕輪一婢伺值。室老時行潛察。一聞發鼾呼聲。輒排闥入。捉其髮而扑之。卽侍女亦不得有鼾聲也。每二鼓卽寢。至雞初鳴。室老輒擊銅版者七。各房室媼亦擊銅版以應之。俱促諸婦起櫛沐。櫛沐畢。皆集正室。爲主婦治妝。妝

舉。則偕往候姑。凡有身者。立稍不端。坐不正。臥或偃仰縱橫。及酣酒茹葷者。室老輒誡之。諸媵與主婦常同坐起。或嬉戲投博。皆勿論。見主人則不敢坐。常侍立終日。不敢生怠傲色。總因室老之嚴。舉室從無諠譁聲。侍女森立左右。屏氣似不息者。肅然如三軍之稟大將軍令也。主人欲與諸媵坐。必其臥榻。若於椅。室老聞之。必加撻媵者。或逢怒主人。室老必勒媵者去其下衣。當庭而痛扑之。毋赦也。凡爲姑滌溺器。浣衣服。治裳履。整衾枕。進飲食。生子者連三日。女者二日。未生者一日。次第以行。無敢或紊。皆室老主之。卽內子亦不敢假手侍女。如有身及疾病。必請假始免。次者行。產後病痊復入。意此眞三代之禮也。不意中原絕響。乃在邊徼。古語云。禮失而求諸野。今野不可求。乃在苗蠻之中。亦可慨矣。家慈一切動用。內子總之。八媵各有分掌。一事不備。一物不工。職者恥之。嗟乎。苗蠻之有禮。不知諸夏之亡也。嗟乎。龍氏富貴。自漢迄今矣。其世守勿失者。非有堅甲利兵之足恃也。所恃者。世有其德耳。今其所產女能盡婦道如此。則其家教之善可知矣。夫女能盡婦道。子能盡子職。則德立矣。又何有富貴之不久且遠哉。今中國之士大夫。妄希富貴久遠。不於孝友是求。而反從事於無倫之浮屠氏。以誦經布施飯僧塑像爲行善。悲夫。

王雲五主編

叢書集成初編

大小宗通繹及其他三種

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

嚴壽徐宓

發行人　王雲五　長沙南正路

印刷所　商務印書館

發行所　商務印書館　各埠

（本書校對者　楊靜厂　殷師竹　徐壽齡）

G一五七九上